畏齋集卷一

元 程端禮 撰

五言古詩

古意

東林有棲鳥中夜棲復起磔磔繞樹飛悲鳴不能已羈孤寡儔匹枝寒不可止幽人發寤歎起步東軒址大鵬飛南溟搏風九萬里斥鷃無所適翱翔遂蒿裏為大既云樂小者亦自喜爾於衆鳥中栖栖迺如此

南山有佳木枝葉何蓁蓁客問此何木云是杞與梓問種此何為棟梁專所擬問種幾何時百年殆不止客子嘆以愀吾謀豈及此春種秋已穫口腹且不理人生不可期百年詎能俟

儀鳳何濟濟栖息在梧竹置之鷄鶩羣肯與同飲啄所性自不同匪因事乖激從茲鳴高岡銜圖集帝側

次史耕野借書韻

掩關臥空齋寡德嗟無鄰坐令日月易見茲夏木新俯仰有疑未云祛就正乏所親譬車適千里曠馬迷路津聞君忽叩門起迎正冠巾議論一超越諒非今世人遺我金玉章把玩良足珍言欲假詩書討論意彌勤為君出所藏不辭筐篋貧儻足為君益敢厭來往頻

雪野齋

混沌昔云判高下散衆殊山川互阻深道路饒崎嶇勝六若有意補塞歸樸糊誰知甚險艱行客多迷塗何如

萬原野坦坦皆康衢常時人素履此日心亦孚平平展
天鏡蕩蕩開玉壺招遥踏廣寒汗漫遊清虛元翁心地
明直與此境俱融作一片玉皓皓歸太初

酬張荷屋惠酒之作

春風被草木華色一以妍散策登崇巘泛舟遡晴川悠
悠懷古歸孤嘯激雲天嗟無同懷侶俾我心悄悄美人
在山阿貞操松栢堅攝衣往扣門一見情依然壺觴遠
見贈侑以金玉篇酒昭意不薄詩叙別經年惜哉不可
留整旆吾言旋短章聊為報中懷詎能宣

送人遊越

會稽揚州鎮名實著典籍禹昔巡九土於焉會羣辟澄
湖三百里寒光湛空碧郭關連崇山巑岏類天劃古來
磊落士多此託棲息王謝有子孫風流猶未革欲遊無
方舟魂夢勞宿昔今君挂江帆迤邐詣幽賾上探神禹
穴下訪王謝迹茲特江南奇氣象猶迫迮更為嵩華遊
馳車陵谷客嗟我足如紲坐使歲月易

寄內

去年汝歸時汝父扶汝輿今年汝歸時哭父攀靈車豈
期一年別罹此憂患俱人生不可保甚矣夢幻如汝哭
固有感汝行良可吁汝有堂上母亦復雪滿顱既無門
楣喜生汝將何如幸汝有佳弟可樹先人廬汝弟昔在
雛今皆父而鬚豈不念老母為奉千金軀天寒山日短
雨雪滂在途作詩為寄汝慎勿笑我迂詩成落清淚梅
月來庭除

呈信州路宣差

聖代仁配天生賢亦忠厚公任承宣寄一麾此出守巍
巍靈山高千里祥雲覆澤物寂無言但見禾黍茂沄沄
玉溪水流長深且瀏魚不識數罟自樂免驚透公政亦
如此實德民父母小民雖蚩蚩口碑心亦鏤行看入秉
鈞八荒納仁壽賤子生四明才疏學尤陋稼軒守藏書
豈憚遠奔走久懷仰德心未得遂良覿再進畫戟前不
覺成宿留

病起有懷吳德堅時教授鄰鄉不歸二詩寄之

抱琴適南澗澗水流濺濺上有修竹林天風韻冷然我欲寫其聲竟日不能絃野老渡澗來牽牛飲我前自云作勞苦竟藉草石眠問我此何為聒聒不暫捐鍾期無復生伯牙空自憐此人聽以耳誰能聽以天君不如二子不如抱琴還再拜謝野老歸哉樂忘年

日日倚高樓遥望西溪山山深草樹長煙雲何綿蠻中有千歲松脩柯出雲間鳳凰翔其巔好鳥鳴喤喤仙人紫霞裳招我碧玉環浩歌激林谷玉貌安且閒問之不我言無乃吳彩鸞褰裳欲從之山險道路艱默坐自嘆息歲晏彫朱顏

桐廬舟中奉寄宋推官仲翔兼柬余知事伯貞

換舟桐廬驛寒雨沂清曉微茫煙樹來眩轉汊洲繞危臺倚石壁釣者跡已杳念我平生歡語斷意未了方提文章印遽隔霄漢表前日過逋山穿梅度林篠壁間見妙墨勢若蛇蛟矯高詞接黄九幽夢到蘇小邇來定多

事無復親魚鳥空餘折獄心攻苦如食蓼樓臺閟城邑欲往路深湫為語幕中賢相將遊鳳治

用韓退之出宰山水縣之句為韻賦五首呈東巖王明府

巍巍東魯山巖崿何崒嵂豈徒興雲雨生賢為時出粤自産尼聖秀氣久蟠欝律有石與孫正學相紹述雖云位未充奸邪困揮叱聖經剔蕪穢冥晦揭日月兹氣今在公已久著名實貞操百鍊剛況復輔經術民親澤易及志行身豈屈為公崇德業屼與兹山匹

諺云六十年兹邑得賢宰前宰子施子為政實樂豈事有利田里嗜若嘬脯醢于時值歲荒老稚恃無餒境内盜莫侵畏罰當刑罪遺愛在人心歷歲久逾在公來適庚子慰此小民待渠渠護良善有若植蘭茝除惡絶本根豈復顧怨憝兹心實昭明皎皎氷雪皠前施後有功名聲兩巋峞所恨事掣肘每使公心痗公處施子時未必功不倍彈琴不下堂戴星不得怠為勢有難易才豈

云弗逮所同在邑治如水畢赴海他時繼者誰諺語當
不改

凱之宰山陰山陰山陰萬山環邑事號繁劇治者稱獨艱凱
之御以約簾垂清晝閒邑事既云理復得玩羣山建平
事豈簡公能息囂頽南山極雄秀大巖聳雲鬟驅馬詣
幽宵杖屨窮躋攀掇此山上茶舉杯酌瀑淺能賦復能
畫日落猶忘還風煙遭擾撫披豁呈天慳豈讓顧虎頭
三絶專人間

郎水出桐汭西流百餘里臨流構新亭公日觀此水公
呼父老言茲可喻政理風恬水鏡淨清澈湛無滓明可
燭鬚眉一一見涯涘汲者纓可濯濟者舟可艤積雨混
濁流橫溢若奔駛牛馬莫睹（睹）蛟鰐森利齒豈徒濟者危
隄障將圮毀父老再拜言公念幸及此此水濁日多清
日苦無幾流清難自全濁者日瀰瀰公來水既清公去
復前似公有一寸膠慎勿寶諸已當往治河源餘波俾
霑被公謝父老言吾敢怠以止悟彼滄浪歌仲尼識孺

子

賤子家浙東承晤此山縣無術禪道化空忝文學掾人生恨無位有志不得薦矧茲萬家邑公實司溺援素抱匡濟才小試詎云倦馭吏若束薪曾不得輾轉鯨鯢牙角利赤手欲扶剸于公任獄吏子孫尚昌衍所積公已多百福報所先世儒漫讀書謬云破萬卷臨事輒袖手瞠若正牆面遂使真儒效曠世不常見作詩激庸懦匪

同事誇衒

同知鄭公禱雨得雨禱晴得晴

鄭侯守建業惟飲建業水飢羸苦未蘇夙夜勤政理秉德括而肅所格無遠邇秋旱禱鍾山回車雨隨至雨多侯復禱即日為開霽遂成大有年萬家高露積實德為侯心心動應茲氣無心鍾山雲斂惟侯意鍾山且無功社鬼何所致

送周德可録廣德學

我別三峰來復得靈山秀君抛靈山去三峯將爾覿靜

示萬古青仁體而效壽寸雲雨千里百穀膏以茂學山
我未能倚席成宿留君學究體用矧出元公胄講道三
峯下三峯列窓牖教雨巍三峯千里資善誘

蒿蒲

鱗鱗蒿蒲根蜿蜿類虬龍兒童競採掇泛此新酒醲共
言飲此酒可冀延年功座客笑而言求效何匆匆服此
不終日乃欲希韓終我謂客勿言萬事莫不同用力未
期月謂道真難窮遂使羣聖言竟為紙上空世無子董
子孰為開愚蒙客但當飲酒何庸責兒童

題有之得潘季通畫寄墨梅卷後

故人在天末相思江梅發攀條遠持贈貞心庶云託猶
恐歲寒姿亦復有零落寫此歸囊楮用慰遥相憶勿云
粉墨假百年不改色

庚午四月一日小飲光霽子實仲容有作次韻

春曛欣雨集復惜年光流園林入深宵風日尚妍柔繁
華變清樾棲逕餘香留戢戢階下笋直節見萌勾而我

得佳友攜手此尋幽華構既空曠崇墉亦遭周瓶罌混
清濁雜膏續腹脩思與晴雲飛論若獨繭抽嘉樹影自
移好鳥聲相酬人事諒多感天遊本非謀未易輕虞卿
著書守窮愁

題家鉉翁詩卷

家侯北庭彥令聞如珪璋學海究源委宦途起翱翔集
烏贊朱博埋輪佐張綱疾惡惟務去視民乃如傷飢羸
困水旱咨詢極精詳王成難僞戶汲黯先開倉實惠既
下霑英聲宜遠揚簡書暫風憲劍佩趨明光食槩善自
愛寶此百鍊剛

題菊逸手卷

英英江梅芳粲粲籬菊鮮梅清未為逸風古花信先雖
避桃李俗後為棟所牽季秋百卉歇霜下菊芳妍貞姿
傲歲晚獨以節自全所以陶處士愛之見詩篇八表同
昏時醉石供高眠飢却道濟米不書義熙年逸氣振古
稀人花無間然誰與散人齋菊逸扁其軒

送孟後村赴臨海任

嘗聞與公賦永懷天台勝故人美無度官協遊山與桃花遡溪源杖藜躡雲蹬相期何處好石橋共清凭

讀程雲心文集

長夜耿無寐起讀程子編涼颸入庭竹一笑當我前清角致風雨此語非虛傳鯨魚與翡翠未用分妍妍咸池張洞庭蕩默本自然聽者得其外懼怠惑遽遷感歎在一牀月落西南天

已卯長至前二日同景陽侯遊鵝湖次呂海月韻二首

鵝峯高入雲上下異晴雨嘉樹鬱千章六月不知暑堂堂紫陽翁講道此容與斯文統有宗異論廓寰宇遂增茲山巍巍亘終古畏糧訪遺跡豈為尋佳塢

豐星斗文論正乃不與紫陽講道地教異去吾宇所習有出入吾道無今古徘徊不能去夕陽下山塢

上巳陪東巖赤山蘭泉脩禊分韻

祓禊記佳節浴此蘭泉清芳漬不待掇水止元無聲悟悅意忘言一振華裾輕采真孰為妄至樂無達生

代上高副使二首

大鵬飛南溟振融萬里至天馬馭長道燕越一頓轡斥鷃與駑駘側目不敢視我謂爾勿憂爾亦勿自棄天既與爾足亦傅爾兩翅豈使長棲止終不履尺地二物聽我言若有矜奮意欲走苦不進欲飛還自墜願假東南風秣以玉山穗

嶰谷有奇竹生彼深林幽伶倫遠見取遂中律呂求劍埋豐城土桐為爨人收有聲響人耳有光干斗牛世謂雷蔡賢已非伶倫儔韞櫝終老死衒鬻遍九州白璧固不乏燕石價亦酬所以卞和氏不辭刖足憂

党氏貞節詩

松栢當盛夏蔚蔚淪等夷霜雪摧抑餘挺然表奇姿婦人主中饋無非亦無儀温柔實其德父母戒無違吁嗟

貞節名不幸乃見之党氏嫁七年夫死父艾時生兒在襁褓呱呱且啼飢當年罹閔凶晚節疇能知立志一以定世故寧或隨期願見豐腴曾元列斑衣誰謂不幸中報効如蓍龜聲譽溢閭閈餘風淑涜滴寄言後來者悠久以為期

送劉公佐御史任西臺都事

偉哉造物心生賢端為國欲知國家盛臣輔視其德憲憲子劉子器大實天得昔年輟道山持憲出南紀柔剛迭用中德威真謂喜誠為器之鐵春得明道體古人久不作此道已如洗我生苦恨晚猶喜及見此安得如公百參錯俾視履

至正癸未春紹興總管無善達公以禮幣招行卿飲回至七里灘舟中同陳君王叔載鄭以道漁船之句為韻得一字

孫子材姪季武王敬中取山谷詩一江明月趁禮成發會稽主送賓筵秩雪晴宿靄收諸峯春笋出舟

下七里灘帆張如箭疾圓月正高懸極目天水一柔櫓和欵乃淨練破蕩濶真同泛剡情不羨乘槎術共載得才彥劇談夜連日史册三千年毫釐窮得失飲江酌北斗浩氣逾崔嵬茲遊不可忘後會那能必

題越費氏飛流亭

久愛越山勝晨喜春雪晴行訪香爐峯得憩飛流亭始知危石煉不補銀河傾長夏炎暑却終古風來驚高源東岩險奇觀類天成賦詠鬬雄辭窮搜雕元精水下比性善孟氏論已明志士達忠孝處難節乃名不見鏡湖水萬頃平無聲

利劒一首贈人

利劒出寶匣耿耿耀永雪持入衛九重一指妖氛豁坐令海宇内奸邪不敢發願君勿小用鋒鍔亦易折

題直齋陳氏詩卷

鈎弦衆所識無庸窮稽稟吾黨子證父微生鄰乞醯聖或有不許始得窺端倪中山陳氏子齋扁以直題君看

岡上杉挺節青雲齊蔓草施中野屈曲蔽終低惟人生
本直不直逐物迷今愚詐絞訐異若穀與稊儻非敬義
立詎免趨傍蹊

送婁所性赴鄉試

退之昔未遇光範書三上明復早為貧雖陽幾來往天
固使不售學術要開廣婁君識既高理義得所養真腴
在方册大烹乃獨享春秋發其微一一如指掌文章爛
五緯色正奪萬衆連歲滯金淵曇洗混盆盎畜極今乃
通餘子何能倣

壬戌二月二十九日與王良夫伯仲飲酒梨花
之下約次山谷韻各賦一首

世人品梨花為說何拘拘謂脫桃李繁未比寒梅疎豈
知幼雪夜夜見蝘頭書室虛白逾生不厭相與娛朝遊
姑射巔夕宴瑶池墟肌輕既飄飄襟清亦舒舒白石以
為糧玉芝以為蔬高照倒影燭滿斟上池壺坐有王方
平獨識我為徒

送程仲章

得體期大用薦不辱吾筆濟美世有人憲府流聲實書
馳中臺辟傳乘入門驛聖世開太和治純用儒術賢路
久已開禮羅亦云密才難自非體用禮法嚴自律願言尊所聞使不虛此出會見真儒
效杲杲如皦日

送吳景賢

憶我初識君邂逅錢塘樓文妍六橋水氣淩兩峯秋平
生易賈董不數枚與鄒別去十餘年掾吏來昇州執戟
滯揚子蕭生抱關留但聞百事理不見有悔尤玉雪不
磷緇塵外自浮遊果充崇臺貢千一乃為收清高贊憲
府濟物心乃酬苗秀審斐殖宛洗澤乃流酌泉本素履
名節光前修他年早拂衣相期釣滄洲

送魯子亨

魯君宦武昌舟發建鄴時朋友並集送所贈惟苦辭謂
當戒食魚飲水操勿移伐木道久缺我幸今見茲君為

時所賢徵辟始交馳名實久已昭義利分毫釐飲水云
不貪世不皆隱之嗜魚云不薦胡乃有公儀何擇水與
魚但問宜不宜君家魚頭公市飲不自欺當年在政府
骨鯁生益知茅用君家法我言何能裨溉釜試烹魚定
知不磷緇

送戴與善

客有戴與善家世今移居讀書不求官富貴浮雲如愛
山事遠遊衡岳至匡廬會稽探禹穴著論準潛夫平生
景純術異人授異書擇地必與善葬法為世撫地善子
生善始悟胎教疎食我既生後聖子詎移愚天命性既
善地善配有餘使我此術行善人滿八區今年來鉛山
為我言渠渠子行會有遇去去無停車

贈孫友仁

舟發甬水東遥望青山岑白雲既杳靄佳木亦蕭森下
有寒棲士絪絃鳴清琴調古知音稀自聽還自吟饑食
北山薇渴飲寒潭深持此永終日世塵詎能侵願言往

從之庶以慰我心

孫子隱泰山程子洛水涯山水得二子草木生華滋山水無終極二子名永垂斯人雖已遠踵武可尋追我學苦蕪廢君操我所奇君居青山麓我居南水湄無令千載後泯沒無聞知

用韋蘇州韻送酒問彦實病

風竹掃三徑終日無來客我友隔南浦無錢供藥石聊寄一尊酒慰此風雨夕何日能過門莓苔生履迹

范得甫往國昌因寄馬雲北

泊汨鄞江流赴海無時息我友滄海去遠訪安期迹東望久延佇煙波渺無極憑君一問訊早掛歸船席

送陳録事

今代録事官乃與令長同矧有會府壓更臨宣司崇兩造互請托黑白翻覆中常患掣其肘聽斷難為工耐軒太丘後民瘼實所恫平易以近民下情悉上通不求赫赫名保障以為功驚雷易失乇我心益從容所以豈弟政

三年全始終耄倪遠走送遺愛思無窮

代諸生壽王豈岩

春月勝秋月三五初端正羣芳正含滋春陽尚冲靜人生稟氣茲清淨以為性豈但富文史胷襟如玉瑩長松從澗底考槃發歌咏且盡一觴酒好月還如鏡晨興望鍾山層巒鬱深秀色留萬古青其體仁以壽寸雲雨千里未忝膏以茂下有高隱士絃歌在巖竇學山期至山豈必雲出岫舉觴且勿辭鍾山以為壽

藜子鐵杜杖以壽張樂全倚杖撫銅狄謂與同清堅鐵杖豈為壽銷蝕同飛煙壽公無一物多祝亦空言公心在精舍不息如流川斯文天所相公壽無窮年

安石恐不免淵明恨枯槁貧賤固難居富貴亦何好所以賢達士委命不離道羨公富學殖深藏以為寶退得資素封進無危機惱堂上奉燕珍客至尊為倒教子無他事絃誦夜連曉觴舉勿復辭樂事如公少

猗猗堂前竹挺挺萬夫特直節千雲霄清氣永雪積虛

心類謙受歲寒不改色此君一何茂一一公所植堂上
媚學子弦誦朝連夕切磋咏淇澳君子會林立公心在
精舍見竹如公覿持酒起為壽何以酬盛德
出門觀秦淮巨浸流洋洋盈盈晴空月隨此清夜光月
遲自沉璧水馭拖練長並行不相悖道體一以彰門內
齋居子習靜萬慮忘持此為公壽中有長生方
粤從晉魏來嘉節高重九愛此日月應世謂宜長久初
度迫玆辰上壽宜公有今年兩九月九九分前後此名
嘉復嘉瑞應端非偶去年八十一九九公已受今年八
十二後九方為首備福無不宜儘可笑關口今年兩開
筵痛飲黃花酒壽百六十二養老詢黃耆

七言古詩

長歌行

大族 族漢書作族 之琯初飛灰春氣早已回蘭梅主人召客
延鄒枚夜永燭光熹炎瑤觴屢舉傾金罍主人盛年
絶外猜幸與公隣熟往來我性迕俗衆所咍公獨顧我

青眼開我不祝公壽考貽我不祝公家粲萬金位三台
願公祖德厚自培君不見王氏庭前符三槐

題臨川李教授盤居圖

出山小草且勿論志回白日窮追奔燃犀徒興渚牛恠
投膠不救黃河渾盤谷自謀固得宜難則可許仁未知
盤居先生顏是希盤桓居貞以隨時必宮盤中亦已非
抱關擊柝皆可為君不見江南丞相久無宅安上門監

金陵清涼寺尚存介甫遺像

秋日與客遊宋丞相墓

秋風著人已淒緊南山當戶轉孤聳胡為幽憂坐自纏
一上前坂望岡壟岡壟委蛇斷復連纍纍荒塚壓其巔
問言昔日卿與相祇今泯滅隨寒煙買文譽已斲山石
意欲功名示無極翻令後人得指數好醜毫釐不相匿
可憐役役死聲利得尚如茲失無議古人志業元有在
丈夫所歎非憔悴

勸酒

舉酒勸君君勿辭一年春好惟茲時風日暄暖啼黃鸝
澄空紺碧飛遊絲緑楊萬縷垂水湄小桃破蕚嬌晴姿
今日何日風物奇花朝止有三日遲客愁頓釋如氷澌況
有佳賓酒盈卮堂上主人文章師筆下縱横蠖蛟螭胸
中磊落載詩書年强學富仕則宜我生同里隔城埤束
髮學校聯講帷在鄉已獲繼蕭規復來郎邑分皐比人
生出處神所司千里會合非人為吏吾鮑叔心相知交
情歲晚無磷緇禮長十年兄事之在我豈止肩當隨君
顏美好我反哀自鏡醜惡知蒙俱君已有子紹裘箕我
如鳩拙巢無枝譬彼平坂天馬馳跛鼈欲與爭毫釐上
天生人意有期但貴樹植勿自蘧弧矢昔已射四陲豈
得懷土生愁噫即山在眼水清漪魚有鯿鰿菓棗梨勸
君飲酒君勿辭坐上白日西南移

司性之來即邑勸酒一首

君來溪柳未藏鴉君去開遍溪頭花一尊未盡相逢喜
春色拋人去如此錢塘見君今十年豈知為客俱桐川

我生緣無谷口田君亦未有買山錢世間萬事戒多取
只此造物猶未許溪柳溪花尚惱人酒杯到手休嫌頻

送趙子采赴都言各路立帝師堯舜廟

趙侯嘅歎嗜駭俗開卷不作豎儒讀治道上下三千年
得失照卜如龜燭太息者六笑賈傅八事為律輕主父
每言論事在正本餘似牛毛何足數堯舜帝師萬事賴
孔孟稱述何能外子孫世昧不可封祀絶不祠事為大宜
令禮官郡立祠俾知報本有所思人臣致君必堯舜勛
業未至非學夔使民必為堯舜民共知孝悌徐行推刑
措德洽俗自厚鳳凰覽德將來儀我言似迂衆所嗤正
欲人心鋟其基遥祠廟塔遍天下大功大德祭乃隳氓
之蚩蚩謏非鬼性善誑惑無由知皇元治具已畢張惟
此未舉寧非虧秦定聖神方御極六甲肇子開昌朔詔
下四海求直言我今走陳無庸遲此行我言會有合坐
令萬世長雍熙坐令萬世長雍熙我歸耕鑿老不辭今
侯去去惟其時且倒玉瓶勤江湄

送鄭有常學録歸括蒼

釋之因宦減仲産叔敖相齊子負薪今人讀書賤此道
得官迺欲醫賤貧賤貧有命何可醫徒令内熱守自瘵
鄭君三年録昇校不辭俸薄羞官卑谷口為鄉無不可
亦復好客如當時侵疆必歸書必刻學政所知無不為
一杯輒歌寫清琴金石殷殷留林池有子讀書夜連曉
從我問學窮毫釐不為乃翁坐此困但知固守為裘箕
自君高曾擢科第官學雖顯生事微君家訓飭用何法
子孫能爾承前徽白下衣冠送將歸使我停杯有所思

送李壽父赴崇德州提控案牘

我分茗茶甘如飴願言千里同襟期
出郭送君空白下君家兄弟真無比不數當年有三李
元方治行今第一過家上塚暫歸里肯令難弟離侍傍
雪消新晴春水借舟發秦淮健如馬平生知已盡清流
活人要出囊中方秋風不復動歸思得官正在鱸魚鄉

陪王明府禱雨鎮山同諸友訪王氏隱居

義和行日當午停旱雲不雨空鞭霆扇搖無風腕欲脫
六合為窒難逃形偶到君家非有意忽得水竹涵清冷
解衣盤礴不忍去況有佳客來聯軒更喜主人能愛
客枕簟招邀入林桐水盤夏實雜水陸不覺牆角屢倒瓶
可憐俗子走聲利紛紛有若蛾赴熒廣寒閬風豈有隔
置身瀟爽由心肩

送漂陽同知杜君正攝江寧令二月還任

魯叟相事僅行攝國內大治消三月官無掣肘皆可為
豈問趙魏與滕薛杜侯攝令兩月留撫字得民聲實流
畧用家法稱父母妙割游刃無雞牛彈琴戴星令孰優
問誰能識陳太丘

甲申送鄭榮卿都目得代歸桐汭

憶我昔年教即川得事邑宰王公賢公用絃歌化文法
躬率縣曹來講筵鄭公時為公所器誦書炙輠方少年
我歸敝廬既得謝君忽來官亦甬水邊乍見驚問始相識
君鬢已白我皓然一別歲閱四十五論新道舊如目前

貪憲又見王公子歎君尚淹心甚憐市舶幕長欣代去竟歸桐汭便着鞭犀珠磊落守舶法三年不嫌無一錢家住三峰雨新過白酒黃雞秋正妍仕求稱職不在大任大責重憂所纏存心濟物亦易及日所為事可告天出處無求兩無愧願君守此彌貞堅此別再見知何時病不得送徒悁悁我多故人在桐汭為言耕讀早歸田

桐川三峰歌次劉教授韻

秦漢海上求蓬萊方士一去不復回三山元只在人間敝匿雲霧不為開萬騎南遊上秦望乃獨遺此何為哉此山迢遞東南來勢至桐汭為低徊三峰雄秀插天半下視培塿皆陪臺此山裁然如三皇初議制作陳尊罍此山澤民如三后調燮雨暘符三台或疑女媧煉色石補天功成遺餘材又疑張騫使河源歸囊捆載多奇瑰河流衝決流至此不爾何為洗濯瑩淨無塵埃使我有疑不能決欲語神惝非吾儕安得辨口如齊諧謝劉公胸中有丘壑酒酣筆下寫此磊塊懷我欲繼作豈其敢語

險韻絶如懸崖

送林叔瑜

鬚林三年客楚尾食其倜儻聊相似有時取酒聽其談抵掌掀鬚殊可喜携書挈劍别我去問言未遇且蓬累未要上書自薦達也未鹿門携妻子但謀柴竈請比鄰鬪雞走狗隨閭里我謂君言也大奇我亦起柂歸鄞水

二月一日與王良夫飲潘子玉園見梅花新發與桃花爭妍再次前韻賦所怪

物隨氣質性乃殊各守爾性非自拘梅開本與春風避下視桃李賤且疎忽逐桃開失其性有此怪事史宜書豈梅亦隨蕭艾化肯趍姿媚以相娛不思貞操獨秉太古初託根分在氷雪墟縱使孤高不為俗所趨丈人行尊意儘舒如士一旦改素節心已慕羶厭茹蔬使我長歌擊破壺梅兮名存非我徒

贈墨客林松泉

李墨黄金兩相直世無潘谷誰解識林家得法亦有名

試磨石堅光點漆我無論古垂不朽却愛此墨可傳久
儻書自鬻牘三千何似珍藏七十九

次道心六月六日雨韻

歲六月首五月尾得雨如金寧是水今年六月六日雨
陰雲周匝遍田里四明野客喜欲顛不道此間無我田
寄食乞漿要得酒也應易度龍蛇年去年縣官免租簿
夏秋苦旱春苦雨今年一飽斷可期流民已盡歸鄉土
問余何事不歸家十年飄泊來天涯此日不歸歸便得

不嘗題柱要乘車

建平邑庠堂後古梅久困斬伐同王明府賦

槎牙堂後梅鬱鬱舍旱春託根已得所植茲泮水濱能
愛此樹一何火斧斤斬代從此鄰條梅已盡根榦存況
此憔悴誰復珍我願爾為禹廟之梁為龍變化如鬼神
不見爨人無知蔡邕死禹廟之梁勿作爨人之薪君
興雨澤霑時人

代人送徹里戶

將軍少學萬人敵書記姓名亦漫讀曾隨博望探河源
遠將樓船從楊僕手提玉龍不顧身辛苦成功收爵禄
天下至治息五兵今為君王護北平去年來戍即水土
秋毫不犯號令明身同甘苦士卒樂坐使境内消姦萌
弦響雙鴻手隨接衢歌野舞同醉醒日暮歸來心未愜
仄期忽及回桐川送車百乘兩聲喧闐津亭把酒別我去
天寒積雪千山連何時合并有此樂離心翻繞風中旃

與史祥叟別分和杜詩一首余得白鳧行

君不見造物戲人如兒童遺爾百憂看成翁人生只同
蟻旋磨擾擾誰能出其中行未萬里豈為別丈夫慎勿
悲西東陰雲散盡日弄影明朝一棹隨春風

乙未閏四月十日余宿東溪朱家得夢異甚覺
而書之

夢行溪上遇一翁方瞳白髮兩頰紅踞坐磐石蔭長松問
之不荅耳若聾余不敢退禮愈恭久之顧我言始雍笑

指太白之高峰我將引汝遊其中余前謝翁惟翁從翁
即前行如飄風山磴險絶杳莫通余怠憩坐氣如虹翁
乃回視責我慵余復勉强行行力倦憂心忡忽見平地岩玲瓏靈
閒流泉響淙淙謂翁此境已奇絶何必辛苦登高崇翁
芝煜煜紫氣籠瓊林杳靄雲溶溶樂聲遠聞鳴球鐘異
香縹緲來虛空頃刻萬變難形容余乃感激前謝翁匪
翁安得登此中翁復呼曰來汝童我因教汝汝聽聰用
力憚勞無全功見小忘大道莫窮汝年甚少最汝躬再
拜受教復謝翁請以斯語銘心胷送余下山余別翁回
首視之杳無蹤我言茲夢誠寘蒙書之以俟巫咸降

安宰特開宴賞花分韻得杏字

飄砌曉見風落梅灑簷夜聽雨催杏柳枝着水初垂垂
梨花照牕方冏冏杖藜亦欲追少年酒杯不醉發深省
大陶山色萬古春青眼相看還首肯

上完顏貪事

我聞麒麟與鳳凰舉世皆指為嘉祥又聞古今所共寶荆璆垂棘與夜光有則爭欲快先覩不識遺恨心悵悵我言此物雖足貴求其實用無毫芒上天生賢誠更奇尊主庇民邦乃昌達則伊周窮孔孟豈此數物可比方聲華煜煜東臯松攬轡澄清振臺綱明燭奸胥膽欲落仁風沾被蘇疲氓腐儒讀書守窮山欲見未遂徒彷徨攝敝衣冠見侯嬴傳拜牀下願聞一言鍼膏肓麟鳳珠璧縱不識此心滿足何所望

送楊友直赴刑部主事

君不見疾惡如風朱伯厚車如雞棲馬如狗又不見政無所避桓御史京師畏之行且止二公高節照千古曹李厭厭誰汝數上天為國篤生德清白吏後發為直平生讀書師伯起今却四知先盡已事不見人惟見理非即曰非是曰是嚴不為酷寛不弛二十餘年任風紀百鍊不作柔繞指恥為瓦全寧玉毀含沙射影從蜮鬼道在終然直如矢彙征果見登君子君材豈止宜作士盡

職春官亦如此

送浙東帥閫都事宋公代滿還鄉

廣平大節堅鐵石開元相業昭今昔子京修史筆扛鼎
歐陽相推何敢易家聲奕葉久濟美篤生我公當盛世
弱冠柔翰步玉堂卓犖不負讀書志石渠白虎講羣經
持橐從容待天子厭直承明佐雄藩南探禹穴觀海水
文事武備際昇平古來從軍本云樂萬竈貔貅我所監
月淡秋城夜鳴柝威行九夷皮弁外仁宣七郡民社間置
酒高會甘海錯柱笏爽氣看西山三年談笑了青油旌
倪攀臥苦難留勿笑歸裝只舊書還作朝中第一流

送金仲相赴建平幕

橫山之西麻姑東平岡斷續如遊龍水出桐汭會白石
郎步臨流邑其中桑麻沃野三萬戶民俗儉樸無澆風
賤子倚席慚無功回首三紀事已非久聞凋弊多空窮
四明金君儒飾吏三郡掾吏名聲隆案牘如山能立剖
讀書竹屋夜達旦諸老文會猶從容東巖賢宰力興學

萬事不理須胡公撫字正賴用寬和流徙會見歸耕農
縣幕得人我為喜已報交友馳書筒父老迎君如問我
為言白首行龍鍾

行春詞

春來十日九日雨對酒十日九日愁有酒須快飲春晴
須日遊君看當戶桃昨日花藥何嬌嬈今日衆藥盡灼
灼昨日開者已零落人無百年壽賤苦欲貴貪欲富世
上得意能幾人坐令役役自苦辛赤松子王子喬神仙
路邈不可招身在塵世誰能逃有酒須快飲春晴須日
遊不飲不遊將何求朱顏緑鬢去不留

送故叔兄之建平

城南城北花草香客子舉袂風揚揚黃塵蔽天車輪遠
白日照地離草長孤鴻高翔避寒暑羣雀低飛謀稻粱
兩渡吳江弄舟楫乾坤日月浮滄浪

次季孟賓題趙伯畿仲元兄弟怡雲亭韻

公子度珍久家食手不停披硯長濕門開簫巷即西湖

湖上煙鬟作屏立復事幽討寄清豪山椒小築寧辭勞
君家兄弟真聯璧怡怡杖屨來遊遨白雲千變是朝暮
雲出雲歸似知處看雲隨人各有得怡悅既久同成趣
更愛屋不礙雲山主人心與雲俱閒此心此屋俱是雲
從人遠向雲外觀

碧筒飲轉語一首 注云六月二十二日同諸公為避暑飲臨荷池取荷為杯故名

池上六月避暑飲池荷萬柄濯雲錦座客洒落無老兵
盤羞錯陳輕俀鯖飲客但取荷為杯有客未許餅耻罌
豈但藕俾沈疴瘥也知花任真人眠原製衣裳人獨醒
白戀鐺杓意乃冥黃流在中圭瓚盛玉露初下銅盤擎
月華漾漾墜碧波天光耿耿明銀河滿盈如戒欹器偏
古樸直想杯飲前願與下民鍼膏肓安得上池見壁牆
事屬真宰有前定池未秋風且中聖聊爾為樂意勿有
如荷盛酒不濕酒

次王伯循御史冬十月韻

枯梢無影月在地北風自語時為東橘熟寒洲艘集賈
稻棲南畝肩頳農江南薦災尚寥落敗屋逃亡眼誰著
繡衣御史天上來何當一使春意回

倪侯守濠州泰定四年夏產瑞麥自一莖兩穗
至五穗　侯名顗字廷簡

君不見貞觀十歲濠州野蠶成繭為唐瑞距今為歲六
百八十九復產瑞來一莖二穗至五穗泰定聖神方御
極慎選守令司撫字茲州承宣實倪侯庶富而教心戶
至田里熙熙致氣和示此嘉祥見天意治先使民不饑
寒蠶麥為瑞固同地不數朱草與靈芝肯比醴泉及連
理漁陽之歌未足多陝虢所進差可擬唐叔得禾既云
書所紀倪侯何不獻天子只恐功大心轉小却退祥瑞
書災異

送王正卿録事紹興

録事昔為郡督郵令代所職城内令得人宜若陽道州
撫字心勞是其政我知王君已十年廉公忠孝咸稱賢

會稽趙范所過化風俗禮樂猶依然絃歌妙割無雞牛來莫真令有襦袴最是老叟識劉寵他日走送還如故

壽東巖

昔年嘗讀三星詩月宿南斗生退之子瞻之生還如斯二子所以踵武遥相追天之生公也太奇公生之辰復值茲學行節槩久自持不能諧俗亦類二子之所為建平之政我所知黑白是視勇奮揮毫右喘若竹筒吹精金百煉色不移願公益勵勿自疑但視二子在當時我亦日夜祝公富且貴氣勢要薦樊宗師正卿期分買山貲

壽趙中丞

夾鍾初吹夏月季庚金伏火日涉二上相鍾茲清淑氣高材絶識生特異置諸臺端使宅揆萬事欲理問伯始繩直準平方圓至十道儀刑在茲視功名富貴非公志一夫不獲謂由已仁者必壽此其理一身五福宜俱備

壽洪宣尉

使節煌煌涖江國闔郡歡迎走城驛此地實公舊所治
郡人猶能誦公德重來回首二十年岸柳江梅有佳色
政從一郡遍江南願早普為天下澤存心濟物天所福
長年富貴何須祝

畏齋集卷二

五言律詩

元　程端禮　撰

春日

年少逢春日歡呼喜欲狂隨人折花柳約伴釣池塘三
十忽在眼萬愁摧我腸祇今春日至轉覺意茫茫

送王季方入都

美玉良金質忠臣孝子門才名推賈誼學行得何蕃朐

次涵千古毫端吐萬言朔南從此別文酒會重論

一夕夢與人賦詩得前四句因有所感遂足成之

計世身何拙談經舌尚存三年從閣老一飯識君恩水竹溪邊碓山花舍後園老親頭雪白稚子候柴門

次杜彦通韻送唐漢卿司丞得代歸燕

學問涵天祿家聲著栢臺鹽車行峻坂驥足見高材詩思看花去歸程伴鴈回會言民力困田里得眉開

挽阮申之縣尹

官淹六載久仁浹萬家深境絶石壕吏堂清單父琴云亡昧天意走哭見民心安得百元結令予淚不禁

送項伯晉歸台之仙居

洋水師經術侯門禮上賓霞城動歸興蔡杖及新春住古神仙宅行知來往津君歸憑問訊吾亦此山人

客中看月得吹字

郎川今夜月客子獨看時光彩明纖末鄉關苦蔽虧驚

烏難自定短笛且休吹漂泊疑非我尊前舞為誰

滹沲

有事滹沲古為川浸迄今蕭王氷渡急馮異飯恩深浪洶驚胡馬星揺見嶽岑同舟欣既濟得句慰歸心

寄單幕王三通叟

詩酒別離後寂寥今十年逢迎長自失衰晚復誰憐虎鼠遭時異龍猪得路偏故人輿論許風格稱紅蓮年少各輕別相望今兩翁聯吟無客與把酒待君同梁苑花陪雪隋隄鴈趂風坐尋南北意流落半生中

諸將

諸將嚴威少三軍部伍繁追求無隙地慟哭有千村天下歸仁政今朝仰至尊共傳寛大詔早晚到黎元

寄王仲肅三首

好在王經歷邦人說下車指麾清案牘談笑到詩書曉幕香迎馬春閨食薦魚大刀煩寄贈心折憶吾廬

聞說西京學金源舊制存兩公違配享列坐失常尊藩

府多才彦宮牆入討論勒銘須大手不朽在功言
莫恠音書少雲中使到稀愁邊成悵望夢裏想容輝鐵
騎通南徼江鴻困北飛濁醪聊自遣一醉解春衣

寄張伯任

羨殺羊羔酒城南吏隱家攢眉哦柳絮呵手看梅花官
給桃花米隣分薄荷茶誰憐山寨吏冷廟作官衙

留飲城南寄漢翔諸君子

盡以思親恨裁成寄遠詩墨濃多是淚語苦不勝悲桐
影風清處楓林月上時向來迎送地經過幾相思

丁丑正月四日縣尉陳子淵見招司理黃仲暈
處士謝彦實州判葉敬常同會仲暈有作次
韻二首

老逢人日至喜見泰階平酒借衰顏渥梅欺素髮明惟
知飲文字不復計盃行豈但燭頻繼兼煩僕屢更
膾酒供春酌新詩換舊題巧聞禽語變黃見柳容齊遊
但隨藜杖貧從之裹蹏招邀邀話耕讀近在村東西

睦士何聲伯管庫於鉛山友朋多言其才美余於歲莫方以得見為喜又惜其去作詩以送之

讀經還讀律為吏本為儒管庫官能富夫才豈無窮冬催日短朔吹吼枝枯誰念客衣薄忍令田園蕪

歸鳥

憐爾甚微細猶能有識知尋舊巢處不失暮歸時飲啄樂終日依棲足一枝人生真爾愧役役竟何為

丙午代人送頓尉九首

職卑無邑小之子獨聲名僧孺官誰羨張網志欲行涼風關塞靜秋水江湖清塵土何曾浣還家尚濯纓

作尉建平縣讀書郎水傍萬家開外戶匹馬放斜陽渤海無佩犢沈猶慙飲羊三年為政促他日去思長

黎老送迎熟君行獨嘆嗟此心無一寸遺德及千家佳讖符鸜鵒雄篇奏鏌鋣斯人未易識悃愊更無華

前有王明府于今見頡公建平三十載清節兩人同雅

量崇忠厚高才喜事功所存雖小異俱有古人風

維舟張祖帳秋水色鄰鄰行李離南紀殊恩出北宸難忘前日政愁救去思人

建平頃縣尉善政返淳風四野牛羊被三年囹圄空何修能致此不欲是爲功流俗輕吾輩真儒見此公

三年郎水尉善政起疲民小邑淹黃綬高名動紫宸滿塗旗獵獵把盞酒頻頻雲路瞻佳士柴門任此身

昔日頓夫子金沙識又成西風動行李北斗帶京城烏府標孤映青驄會衆驚三年遺愛在回首一含情

郎水三載尉又見送君行政事原儒術功名屬老成律回燕谷暖水道玉壺清舟發金沙驛西臺聽一鳴

念舊

淮漢終然別風霜未肯休阮公渾得醉賈傳漫深愁白鴈來何莫黃柑美易求且隨辭越艇無泛逐波鷗

粗糲從吾賤金珠付汝求詩書江左客日月海東州城暗枝枝柳波明對對鷗舉杯時事改慘澹一登樓

晚眺

漠漠復溟溟魚龍氣吐成江風吹欲斷沙日暝還生遠
著浦帆濕低連炮樹平滄浪垂釣者對此愜幽情

新竹

月地添竹影風林帶籜聲白非綠粉淩節本挾霜清未
怯翠袖薄永偕朱鳳情何當老巉谷也作黃鐘鳴

大雲寺

脩竹藏低屋高峰擁大雲深居無客至幽意與誰分梅
蘂添僧臘苔痕篆梵文夜來山犬吠庭葉落紛紛

挽靜齋邢公二首

自獻河汾策言歸甫里居時危聞善善身潔去舒舒子
弟教惟謹琴書樂有餘使公為將相較此謂何如

昔有黃承事功歆紫府君今公緣賑恤戮力事耕耘獨
行哀榮備諸郎仕學聞誰言天道遠報德已殷勤

送疊山書院山長吳嶼南

德不愚孤立有鄰言豈欺故令酌泉後來奉餼夫祠節

義存千古榮華止暫時人生無以異泯滅竟誰知

次林敬輿山長韻

田歸無廢祀堂構有藏經此事真難紀何人與勒銘即山徵李渤投刃見庖丁泛泛隨時者何殊水上萍

送王君實都事赴內臺御史

久簡王祥孝薦思汲黯忠聖明無闕事繩糾趣居中風正一帆速霜清萬宇同從容前席問為述細民窮

春雨

日日春櫚雨飛飛不肯晴天方為生物吾特阻遊情委砌花何重啣泥燕自輕猶驚夜來夢身在壟頭耕

壽趙中丞迂軒

為國生賢佐今朝孕上台清風儀十道鉅德冠三臺酒帶荷香舉筵隨水曲開神仙公便是何處覓蓬萊

今日生申甫熙朝位上公浮雲任舒卷喬嶽自尊崇豈弟膺多福神明簡大忠蘭臺中執法十道仰高風

壽判官吳大任十一月二日

治平期第一通守職為難今日酌泉捴從人解組看已
同陽獨復未學陰能千會見臨雍拜何庸數李桓
志士慕前修何曽與俗謀讀書三十乘種橘一千頭華
炬明瑶席春蟾浸玉舟主人趣為具佳客為淹留

代諸生壽王豈岩父仁齋

燈火萬芙蕖賓歡鏊百觴商巖遲相夢魯國獨真儒紘
誦期成俗慎修為永圖紛紛求福者誰解適茲途

五言排律

送陳希靜四明學官任滿三十韻

賤予東歸日陳侯北上時盍簪寧恨晚傾盖已相知德
似太丘長文如右拾遺鳳飛離丹穴鵬徙志天池久抱
一鳴願殊愆六月期江湖成汗漫歲月委班資賦擬天
台作山看赤堇奇鄭處官固冷鄧禹志非卑久矣文風
墜嗟哉士習移渠渠空夏屋瑣瑣競刀錐子弟多無賴
典刑誰復師斯文終未喪識者有餘悲與論歸常衮諸
生得冀之大鏞從扣擊宏壁敢瑕疵端使驕吝失真難

世俗窺量同黃叔度權避庾元規門有問奇客書無乞
米辭琴從　期聽吟和敬輿詩管郤誰云遠陳雷豈過
斯風霜雙鬢改薪水一童羸寂寞人難處迫遥志自夷
京城連北斗心跡滯南陲落木仍多感驪駒動去思衣
冠塞郭出舟楫與風宜仲舉志仍在元龍氣未衰才猷
從此展富貴恐難辭志豈閑榮悴名期不磷緇顧余誠
淺薄揆分合棲遲騏驥方開道鴛駘敢共馳直當三舍
退何止兩交綏

挽倪濟亭

我返草廬日君開花逕時生盈文舉客筆快正平思弱
藥扶丹架圓荷颺碧漪挽歌禽自舞行酒主忘疲樂飲
心無醉終筵禮不虧當時勤置驛子美共襟期高墅且
賓主謝墩從去來隱廛居甫定賦鵬識先知風颯銘旌
遠雲低窆本滋空餘行樂地遊客有餘悲

挽李德甫宣慰

千莫為時寶璵璠比德温班賚安序進名實致猴騫賑

恤明荒政弦歌正化源親民勞撫字敬獻務平反閶寄
七州重官踰五馬尊門閭宜寢大蘭玉已先繁東帛行
加璧從珍方乞言輕骾踏皐泉石休致樂丘園有夢俄呼
起無香可返魂哲人嗟殄瘁通國淚潺湲

次浙東宣卽府開閤楊外郎韻

聖世車書混仁涵覆載中大酺歡郡國重譯走蠻戎航
海南金重堆盤火齊紅懷柔深悅服智術豈牢籠威震
秋霜凜恩施愛日烘鴈猶違肅殺葵亦仰瞳曨海右三
韓外江南兩浙東漁商輕稼穡鰈等菁菘弦誦今猶
盛衣冠昔所崇帆檣千里集洲嶼萬家叢人固多豪傑
材非但箭筒太平興禮樂武備飭刀弓閫寄軍民重權
兼節制隆令行旄建水境拓柱標銅跡息鯨鯢恠聲收
風水颯祝融猶效職龍伯欲移宮久似星環北無勞檄
喻蒙麗譙新畫角儀羽絢華蟲品秩參台斿耆英出陛
楓律身繩正木察物鑑縣空不擾惟持重原初每慮終
揆曹當代選才彥一時同鉅利硎新刃調和絲應相文

書知已簡談笑樂何窮言事方捫蝨揮絃復送鴻陸遊首鄞鄮水泛即瀛蓬夐島仙靈託窓開日月通霞城人境異台嶺客心忡橋滑足難躡泉驚耳願聾穴傳藏夏后鼓說殷靈霆秦望碑銘古蘭亭筆札工西堂池草句百里藕花篷鴈蕩長雲冪龍湫自雨濛鼎湖驚屹石瀑布瀉流虹羊角排山岫龍鬚比隰葒石靈歸洛子柯爛遇綦童太末垂名舊徐王布德洪雙溪吟已絶四井論非公牧去思黄氏遊来記葛翁江山遺跡在田里屬年豐勝極詩添興清豪酒有功夜舟蟾皛皛春履草芃芃為趂宣風便寧虧報國忠下看文法吏相遠馬牛風布韈遊方始蒲輪召莫匆愛山生似渴吞海覺難充遇異歸休念聞奇訪必躬新遊呼賤子一起豁昏矇顧我材無取登高志頗雄諸公如授簡會使剡籐穹

挽楊處士

上饒楊處士名自孝親聞濟險婁師德躬行萬石君貸饑頻折券教族總能文重肉因賓客荒田必自分倚樓

從白首送子上青雲迎養人俱羨平反色始欣看山飡
爽氣遺世絶塵氛君死無可憾名章已勒墳

壽趙平章 六月初三日

太平端有象生哲應昌期學究天人際才兼文武資誠心
開白日直節比朱絲居有詩書樂行無琴鶴隨周程傅
道派韓柳讓文詞動靜心能定毫釐事不疑人才深愛
惜民瘼極憂思霜雪威從至松筠色莫移累朝承寵渥
百辟則威儀先見同蓍蔡元勲勒鼎彝秉鈞參上衮執
憲長中司暫出均勞佚行歸副倚毗福綏耆壽俊千載
佐雍熙

七言律詩

丁酉閏臘留杭歸別范史二兄

久客遠道日月促窮冬雨雪天地愁漢廷誰薦相如賦
客路空餘季子裘鴟鳶低飛各有獲鴻鵠遠舉將何求
世事濩落類雲變離心浩蕩隨江流

次陸紹賢客中九日次子美韻

多愁休倚酒杯寬強飲難成笑語歡短髮已如歸漢節
少年空好切雲冠霜前白鴈能隨暖籬下黃花巧耐寒
客路秋光元不異與君寂寞兩相看

題袁御史餞行詩卷

洗冤善政浙東聞卧雪家聲世所敦共說范公宜御史
還思洛士俟昌言鉄冠雄峻摧無撓栢府清高事不煩
仕官豈須為宰相太微執法一星尊

迎袁御史歸自南遷

虞下專權孰此容滿朝切齒未渠攻直臣曾借上方劍
鉄漢今聞運判鐘四罪既誅刑果措萬邦咸悅已時雍
高名竹簡垂千古聖主金甌覆九重

壬寅孟春有之劉君来自金壇示我佳章因次

韻敘客懷以謝

劉子清才過慶餘乞余佳句錦難如春風且醉新豐酒
異日看成太史書不知我罵著見牽馬莫為人欺轂舍魚
此意除君誰盡識男兒休歎老田廬

食蘗猶言不願餘家貧未與古人如陶公歸去多凭酒
虞子愁來始著書春老閭門驚入燕雨南過浦見生魚
黃塵目目客衣化千里江山空屋廬
休與人爭腐鼠餘百年得失定何如浣衣應濯三江水
行世寧銷半句書豈但守株難得兎也知緣木止求魚
買山錢待何時足蚤駕柴車返舊廬

春日

欹枕雨聲收碧甃倚闌花氣龍衣羅衣海棠滿院燕初到
芳草連天人未歸時序風光還似舊物情容意每相違
便携樽酒尋遊伴休向空庭怨落暉

初驚春風動江國又見春光生客愁花蕊迎晴欲灼燦
柳條映日弄輕柔遥遥有客聯遊騎脉脉無言獨倚樓
一片閒情何處寄有時吹笛落滄洲

休言草木是無情自入春來緑已成却笑鷰樓何得似
故教終日恨難平有時楊柳樓前立復向櫻桃樹底行
萬事浮雲那有定一杯春酒未宜輕

舟次小直沽寄覃懷諸君子

東郭棲遲雪照簷陌頭楊柳復纖纖惡懷思與諸公別
老鬢都從幾日添身委風帆滄海曲夢隨煙隼太行尖
名邦俗美前賢宅待着紛紛起孝廉

寄呂城諸葛用中

知君家住呂城隈八百株桑手自栽長日讀書依玉局
何年奏賦上金臺梅邊月照輕車去松底雲將好句來
昭代右文天下盛曲阿古縣故多才

寄方叔高同舍

翳庭榕樹語幽禽雨暖三山海氣深天外遠烽應罷警
幙中奇玩豈多尋香凝翡翠懸朱户春逐鴛鴦上綉衾
黃竹故人今白髮看雲南去重沉吟

寄吳秋山

未別愁心不可降況今別久隔他邦筆囊塵塞魚棲定
土屋燈殘蝎嚙窓芸閣圖書如舊夢梨園歌管盡新腔
思君欲寄長相憶安得雲安尺鯉雙

遣小童歸寄山東諸君子

天街東去路迢迢南望長河水漸消客子頭顱羞攬鏡
冷官絃誦愧歌鏡眼明翠羽雲問蓋夢老黃精雪後苗
想得諸君未忘舊時時對月話良宵

暮春江郊

江上新晴春色濃閒來遊伴得相從雨過遠岸桑陰合
風漾澄波日暈重幽鳥間關如學語小桃灼爍自為容
浣花溪上蘭亭路千載何人躡舊蹤

寄題韓生五雲書屋

先生家住五雲門結屋仍須號五雲天上神僊寧有種
人間富貴不同羣興來獨載稽山酒到處爭傳彭澤文
想得後園多種竹可能千畝比封君

次韻寄呈東巖宰公問赤山卜築

赤山了處水縈紆百變雲烟畫不如更有池泉煮山茗
可從硯席釣溪魚裴迪長為摩詰客孔融願讀伯喈書
人生樂事無過此何日誅茅結小廬

送陶秀才

大江西上好青山猶記扁舟一往還翠袂小姑烟雨裏白頭五老霧雲間子遊仍及春風早我夢能如者日閒應過柴桑懷爾祖千年高節杳難攀

憶昔洪都與勝遊桂花莊上共鳴騶鎖深廢院書聲斷劒化空函寶氣收往事十年春夢變斯文千古大江流西山晴翠東湖月可是幽人遲子留

海棠

紫緜初麗幾凭闌穠美燒春態萬般醉色上肌宜返照妖妍入骨怯餘寒圓搓火齊輕填粉深染臙脂半餌丹過眼肉紅成雪白好乘細雨試來看

東風用意出穠華濯錦江邊第一花椒藟蒂垂新裛雨蘂珠竅仰早飡霞名標海上神仙品睡足人間富貴家滴滴嬌紅銀燭底休論翠袖捲輕紗

送周本心

夜來飛詔下蓬瀛萬里衡雲望使星戀豆駑駘閒白日

凌風老鶴徹青宵烟籠花影微微見風度車聲隱隱聽
總是長安留滯客驛邊楊柳幾回青

王元戴憲僉分案至四明過慈溪遇至日作詩
見寄次韻并呈憲副溥達識理

臘近看春上柳梢畫自堯夫分子半復惟顏氏得陽文
閉關宜守先王戒不敢逢迎出近郊

送江寧縣典史陳授之

吏隱從教兩鬢斑縣稱難治贊尤難傳家清白百寮底
範我馳驅九折間道在人孚終得譽官成官小本無患
雪消舟起秦淮柂洗眼歸看西塞山

燕倪濟亨新居

三徑經春事更新主人延客意尤真鬬晴花柳能迎日
得禽魚慣近人豈但管元白也知鄉里聚荀陳

白頭江左歸猶健濁酒林中不厭頻

次趙有庸韻呈道心

與君共醉墮冠簪醉墨流傳笑至今檢點故人華髮早
按行陳迹緑苔深還丹會駐千年景劫火難灰一寸心
便欲相從叅肘後溪窓容我伴書琴

和鄭巡檢喜雨詩韻

民貧小邑連年旱雲密西郊盡日垂鄭守隨車何可得
董生治國亦無施作霖三日真見孚占月從星漫有時
穲稏秋風樂鷄酒問誰爾賜忍忘之

次劉明叔同知題遠翠亭韻二首

春盡閩關驛騎回詩成如錦不須裁長溪源潔流難濁
喬嶽雲深雨易來千里瘴田輸賦久萬家安堵笑顏開
南州隨處孚仁政廊廟行收梁棟材

廿載才名塞宇寰循行江左又言還落花飛絮穿長道
古木蒼藤看四山為是簿書乘傳急終令心事等雲閒
方今安得百元結叅錯端能變懦頑

送御史趙仲文赴中書左右司都事

不將琴鶴更從容家法無慚清獻風方振紀綱繩十道

又司喉舌佐三公絲綸召急墨猶濕舟楫春生水已融
定慰蒼生霖雨望駸駸揆路任方隆

送舒可道都事福建立省

至元天子正乾坤省闥曾分向七閩四海久無兵革苦
百年重見簡書新雲邊野老供丹荔幕下郎官坐繡茵
海氣東南細如霧榔漿酒好莫霑唇

挽特進太師張真人

赤松黃石元無學宰相神仙世有人一品無官酬道德
五朝申命見絲綸儉慈外至寧為寶明哲終能獨保身
化鶴歸來城郭是存唯冠劍總成塵

挽句容張南山壽九十四

有政宜家固已賢功名肯與世爭先忘同公藝增三語
樂過啓期虧一年不待賜金長會客無勞作賦已歸田
坂驅九折車多覆誰似先生得自全

漫興

樹遠雲晴江水流春深草綠幽人愁光陰如擲苦難駐

志業無成真可羞未出柴門歸興起時傾杯酒商聲謳
片心肯向塵中役一笑閒看波上鷗

新草

燒痕已沒春風到碧色初齊夜雨晴稚子關來誰畫識
馬蹄踏後又還生送人真是難為別得句何須待夢成
一上高樓望中國萋萋千里與煙平

次張荷屋遊錢湖韻

莫說吾鄉薄海州春來風物亦堪遊欲圖一片錢湖色
安得當年顧虎頭水暖荇香魚子散山空日靜鳥聲幽
看花恕作長安夢二十年來志未酬

送陳縣尉還吳

才高官小儘從容代去行騎御史驄尊酒吟同春夜雨
片帆歸及棟花風竟如梅福居吳市便作南昌視角東
衰朽不堪君別我從教三逕長蒿蓬

喜道心歸

千里去家為五斗兩人作客今四年鱸魚蓴菜喚歸去

秋燕春鴻相後先已悟世事溪雲裏休停濁酒黃花前
遥憶建平王承事坐無我輩心悄悄

聞有達官禱濟瀆神池中出蒲萄酒一壺以賜
之者衆有詩邀余同賦

當是何年祭鉼餘不數歐明如願婢更祈思　活人書
忠誠移為吾君獻亦有宮壺載後車

落梅

臘後寒花始覺稀又驚香玉暗來收飛飛苦恨東風急
片片愁隨野水流有客開尊移別樹何人吹笛在高樓
方當桃李爭妍日宜爾孤芳不肯留

送仲巡檢

韋布金門未易登太平無路效才能與埋鉛槧終身棄
寧乞君王一陣乘桑懌益驚先遠遁王成民復豈虛增
五羊政事家聲震幕府儲賢已彙升

正月十九日王舜玉贈詩次書其韻

羈離千里逢初度轗軻半生緣我辰豈但松筠分霜雪也知桃李占陽春有錢沽酒從田父無術觀人充國賓塵世都非那有定一川鷗鷺自相親

謝林閏之惠斥酒招其同飲

尊酒乍開浮臘蟻田斥新剖瑩秋霜多愁漸覺心胷豁煩渴能令齒頰涼貴似邵侯難自保貧如陶令趣何長慇懃投我無堪報幸子相過共一觴

與李雲心宿通明堰作

對酒不知身是客論詩轉覺意相親孔融下與禰衡友鮑叔多憐管仲貧一路迴風翻巨浪滿天飛雪暗遥津他年若自當舟楫莫忘江湖未濟人

主宰勸農竅田同留水北

劭農不倦至村村老稚歡迎笑語諠漪水大巖裨翰墨野花幽草襯車轅樂聲遠共仁風暢旂影輕從愛日翻三載易過郎邑在心期留與後人論

寄純齋真人

太乙真人君絶似四明狂客我何如求君辟穀長生術
抛我司空城旦書會看家家迎薊子不妨頓頓食鱸魚
細看凡骨如堪換便欲相從結草廬

有之近交純齋真人再次韻呈二公

二子丹成乞所餘問余還可悟真如老人為照青藜杖
劉向曾觀天禄書洞口來時休失路濠梁樂處定知魚
三生也是賀狂客憐我黄塵困旅廬

春雨

自入春來宜得雨肯因遊子却教晴早鶯已到林寒在
吟客不來庭草生欄外花飛誰共酌枕邊聲斷夢歸耕
身自不歸歸便得一犂江上有誰爭

送海南吳巡檢棄官歸養

官向海隅乗九折夢歸堂上奉兼珍久知忠孝為全節
惟恨尊陽止一身功紀鼎彝無定日鬢添霜雪有慈親
明朝起柁還西浙男子行藏不為人

節婦汪氏前楚國樓公五世婦也早年嫠居饑

寒困苦之極守志不渝教育其孤有歐母之風
敬以詩美

松勁梅清操不如風簷養雪虐事尤殊食貧方念歐依鄭
携幼深憂范姓朱滿篋藏書傳有業空機易粟任無禨
寒飢失節亡家國羞殺人間說丈夫

贈廉訪分司五首

憲幕威嚴地位高貪汚未見已竟銷繡衣直指風霜厲
絲轡驅馳山岳摇玉尺直温知盛德水壺瑩徹見清標
從今原隰咨諏徧趨入中朝珥漢貂
江左溪山第一奇煌煌星使此分麾柳摇春路迎絲轡
花燦晴原照繡衣豈樂鷹揚并虎視要令魚躍與鳶飛
鐵冠白筆司天憲會見臺端便趣歸
廉問奸貪膽自驚持平憲幕盛賢能光明可比照天燭
清徹端如出壑冰不憚驅馳遍咨度久知聲實已飛騰
共稱治獄多陰德會見于公後代興
清才憲幕貴瑚璉寒露冰壺炯不如汙吏望風思解組

威聲搖岳見登車一時豪猾心方畏千里飢疲氣少舒
澤物洗寃儒有事此行端不負詩書

星軺玉節下青冥一道祥刑事豈輕白簡聲搖南紀動
繡衣光照大江明褒帷盡見民間隱持法要為天下平
自任洗寃今茂叔使華千古仰高名

代諸生壽王豈巖父仁齋

今歲欣逢兩初度留賓從此接長筵觴浮黃菊攬重九
壽似南陽軼百年不問廣成傳道術自摩銅狄鬬清堅
五湖豈待扁舟去大隱由來只市廛
不羨人間萬戶侯素封無事不優遊今年壽過陳丞相
通國人稱馬少游螺甲博山然永日菊花竹葉晏清秋
有兒有學剛岩處文苑儒林傳定收
一歲難逢兩誕辰只緣九九又從新平生積善　承事
上坐宜推紫府君新酒香橙臨節序蒼顏白髮鬬精神
如公備福今能幾後月休嫌舉酒頻
年登九裘轉輕強積善由來望此鄉洛下同庚皆丙午

人間佳節近重陽爐然沉水瑞雲吐酒汎落英秋露香
誰鍊還丹真得道願公乞我長生方
華髮從生臉要朱重添九九更堪娛衆賓稱壽須判醉
明日登高不用扶蘇子親觀鑄銅狄杜陵可笑把茱萸
菊花因公兩初度得得籬邊未肯敷

代諸生壽王豈岩

高才絶識真難比苦學清修孰與同豈但說詩勝匡鼎
也知著論過王充千觥酒罄蒲萄緑萬朶燈敷菡萏紅
吾道極天終不墜江東教思與無窮
要須披腹有琅玕遠抱何庸與俗觀為善本期尋最樂
讀書端不為求官元宵燈火歡聲沸上古春秋壽域寬
料得此公百無慮一尊何惜侑清彈
可行未達身寧處外見浮榮守肯遷豈待當歸全遠志
從教甲子問疑年華燈夜半看齊放端月人間喜正圓
九十椿庭傳鶴筭一杯家慶想欣然
年歲如公仕正强肯將美玉但深藏何曾官職癡兒了

豈似嚴君樂意長燈火漸開蓮萬朶賓朋為罄酒千觥
慶門天衍詩書澤外傅孫添弟子行
直與前修追遠業但令餘子仰高風能成父志堯夫力
克闡師傅元晦功樂善自宜躋上壽居間端不博三公
春蟾初滿花燈放豈惜開樽與客同
家世誰知善是敦故宜有子大于門篇章神助昭雲漢
經術師傳極本原照席花燈連萬户近人圓月在清尊
上奉椿庭幾九十讀書已下見諸孫

春日郊行二首

春來花柳惱人意日向川原至夕曛柳暗垂絲初著水
花明野火欲燒雲馬行平原芳草地棹入晴川白鳥羣
村市濁酒亦可醉林間麝香時一聞
二月常年花尚遲今年二月已芳菲且攜尊酒花前醉
從教扁舟月下歸遊客最後折花去鳴蜂猶自逐人飛
光陰一去不少駐早晚重來計莫違

郊行

秋郊勢見川原闊靜户聲聞草樹清村遠日斜歸艇急
天青雲盡去鴻明李斯難出東門獵鄭子寧甘谷口耕
世事悠悠行樂少杖藜今日未宜輕

春溪送別一首呈國瑞知事

雨長春溪送客舟一尊易盡客難留老叅戎幕貪依舊
歸過嚴灘得免羞取次岸花開不斷間関林鳥語相酬
秋風籬菊期同采休羨班超定遠侯

戊辰韓大雅自南臺椽史赴湖北憲司知事

魏公勲為四賢冠吏部文興八代衰誰似高才輔家學
肯留南紀滯明時秦淮烟水蘭舟發黄鶴梅花玉笛吹
憲府清商少公事休因崔顥不題詩

送巡綽官汪仲罕知事還衢

棘闈深向浙江開喜得三衢幕客來遠舍珮聲秋宛轉
隔簾花影晚徘徊扉公共説青雲器丞相親分白玉杯
遍寫新詩寄鄉里驛亭候吏莫相催

辛酉六月二日壽趙迂軒學士

海内蒼生心屬望朝端元老禮方隆共知貧似韓宣子
未許閒如裴晉公竹葉清尊能却暑紅蓮白羽自搖風
他年得謝身康健會入耆英洛社中

柱石邦家豈偶然真元會合篤生賢掄材人實斗南一
執法身為天下先自是慈仁能備福不因道尊引得長年

清溪九曲幽居勝他日耆英作畫傳

潞國功名增耿介汾陽事業更文章試於今日聽清論
誰得如公備壽長壽酒滿斟欣轉健斑衣戲舞愛成行

清溪九曲仙凡隔水竹圍亭六月凉
富貴功名不待言詩書禮樂子孫蕃歐曾制作無浮靡
閑洛推明極本原分陝三年有琴鶴移居九曲為溪園

奉觴稱壽酡顏喜不惜頻開竹底尊
天開昌運會明良崧嶽生賢任棟梁為相何曾數房杜
致君直欲邁虞唐清溪九曲紅塵隔壽酒千觴白日長

豈但階庭多綵戲已看朝罷笏盈床
累朝勳業見丹心經濟宏材冠古今愛士力扶名教重

憂民惟恐吏文深希文心事千年在伯厚聲名十道欽
他日清溪為綠野角巾強健足幽尋

壽潘溪隱老子

赤山桐水成真隱秦望錢塘想舊遊萬衆詞場收勝捷
三朝宦業著聲猷主賓歡笑千觥酒松菊清奸滿逕秋
肘後有方應得力百年身健炯雙眸

僕卧雪建平容舍起已卓午忽憶仁父宰公初度急走為壽歌鄙句以侑觴次日録呈為他年重會一笑

手推劉寵送行錢只取新詞換管絃酒接長筵先獻頌
膳餘七日已添年鷁舟凍解行千里鳳詔春新下九天
華父政成身始暇去年星駕秩桑田

五言絶句

次陳季綽漫興十首

海内宗文體寧淹教一州未應如表聖那即賦宜休
愛酒同元亮為文易子山方如六月息未許一身閒

地僻便人嫻時移動容情水流無凍跡禽語有春聲
萬事難前定逃藏有醉鄉心情如老婦恥學少年粧
已恨耕桑晚難徵筆硯靈從人誇詭遇何得背遺經
匡濟非吾任淹留豈此心春來歸夢功夜夜繞山林
文章真小技鏤畫俾形臞卜祝容司馬班超恥事儒
世人矜少得失意即驚呼茲病何難治莊生是扁鵲
倦客懷農圃方知樂事濃林醪會鄰里社鼓響鼕鼕
時方事弊奪君獨不隨人此意誰能識嗟嗟勿重陳

六言絶句

送衛真人暫歸茅山

郎水沿流泛艇豐園倚樹題詩百年此樂有幾回首已覺堪思

解賦石岩雪車才如彌明劉义問君今歸何處笑指白雲吾家

孤鶴遐蹤矯矯馭風歸袖披披許我共餐昌歜五月五日期師

題商學士為陳仲剛作澄江圖

江南水濶天低目極波皛煙微閣老為誰肯寫玉堂有客思歸

七言絶句

題強弘之少府枯木竹石圖

霜木稜稜踞盤石風篁嫋嫋揺清秋王孫落筆妙天下前輩不数文湖州

題出洞羅漢圖

羅漢相傳五百人人人渡海用精神應真事跡誰親見筆本龍眠自足珍

潘伯勉以余得女見賀次韻謝之

中歳有女差勝無他時得力知何如陶兒倘不喜紙筆班女或能成史書

送客

坂路威夷車百兩晴花爛漫酒千觴野鵑似惜征人别岸柳不知離思長

寄馮彥思

一別馮君二十秋十書九說欲東遊為君准擬遊湖棹
先入明州次越州

寄俞季友

子也才高又妙年自宜獻賦上甘泉雍陽客舍多明月
詩到春來有幾篇

山雪都消水見沙滿城桃杏欲開花青衫白髮東風裡
南信初通倍憶家

寄熊原翁

自笑將軍不值錢學書學劍兩茫然今朝却走豐城道
田首橫岡十九年

江上書來慰舊遊新詩滿紙不勝愁篝燈照壁元無寐
又聽疎鐘起寺樓

志道齋前芹草春游思閣下桂華新滿頭白髮非前日
祇有丹心向古人

潛江孔陽不可見黃家湖頭君讀書不辭入邑扣齋閣

徑買小舟歸釣魚

寄宣生

寄語宣生好讀書日長樓館小牕虛他時落筆生風雨
何恨腰懸玉帶魚

作家書寄方伯異三絶句

曲尺塢中看止水鵜籠尖上望遥天平生多少經邦策
却與楊雄草太玄

丹頰無光白髮繁朝朝騎馬入橋門誰知一片思鄉夢
長在江南野水村

侯家女欲嫁官人不料文章是告身何似癡呆田舍子
春來畊餉自如賓

寄莘生三絶

莘也神清機事疎吟詩增瘦要人扶看來自是風蟬質
肯作塵埃葉底枯

念爾才名百未能只宜辛苦向書燈他年縱不成梁棟
也勝空林掛樹籐

去年筆勢喜翩翩將謂名駒不受鞭恠得近來無一字
定應癡懶墮狂顛

寄都水經歷月彦明并東仲禮監巫三絶句

遥望蓬萊海上山五雲樓閣在中間僊人借我三珠鶴
海濶風高去却還
廟堂近日進阿衡四海謳歌荷聖明都水幙官才最盛
定裁封事報河清
行河使者幾時迴喜得平安近信來滿面黄埃休自歎
潼關西去是烏臺

寄鮑仲安

客路新年風雨多歸心轉切奈愁何故人忽送梅花信
累飯相求意已過
春入靈山草樹新種花繞屋不勝春飄零江海成何事
強起裁詩謝故人
十里溪山接郡城籃輿時作傍溪行城中塵土迷人目
鄭子書堂滿意清

宿回溪望守村寄朱延年

竹邊兩讀寄來詩恨不臨風舉一巵十里溪山華屋近
舟行淺水馬難騎
碧樹朱樓一逕斜路人猶指省元家門前不着閒車馬
石磴蒼苔點落花
遠樹重陰長似雨深山積潤易生雲短衣射虎成何事
青竹題詩漫寄君

寄令狐素行

問政春深啼杜鵑渚湖風暖木蘭船梅花不寄江南信
詩到於今又幾篇

唐人病馬圖詩

志存千里困羈縻此病奚官豈解醫翻恨不如羣馬舞
銜盃自效太平時

陽關圖

輞川詩句龍眠畫畫出詩中腸斷聲疆域今窮天所覆
出關還似入關情

和史信父晚步

西楚東吳倦去來容衣三歲化黃埃蒼煙翠木斜陽裏
長憶田園杖策回

贈術士俊峯

但問我辰求富貴不憑天理定窮通憧憧擧世已成俗
誰樂簞瓢陋巷中

江邊閒步

秋花寂寂草羊羊野色專專春帶薄煙蜀阜山前江岸側
分明認得魏家船

城上閒步

城上寒梅白雪花城邊嫩柳黃金芽平林望盡意不盡
田首城西日欲斜

萬里雲歸雨意醒城頭花草弄春晴欲歌風物無才思
更約諸公載酒行

春入園林意氣清花紅柳綠鬬新晴城頭望斷天涯路
城外黃鶯一兩聲

出池陽城南抵石門莊奉次可庭長老見貽韻

芙蓉城下且徘徊天遣看山向此來最是曉雲知客意
九峰一一為余開

齊山積雪鴈初時更勝當年杜牧詩僕已水濱余未
日斜猶恨欠行遲

山到石門那得路龍灣水倒注山根老禪神却運斤手
只使詩無斧鑿痕

題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中州方岳岱為宗誰寫巍巍第一峯層寸雲生雨天下
何曾有意為乾封

畏齋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畏齋集卷三

序

孫先生詩集序

元　程端禮　撰

古詩三百豈皆聖賢之筆哉庸夫匹婦之辭往往雜出乎其間然更千百年莫有過焉者豈非以其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哉夫古人之心易直而質確故其形於言也簡淡而和平忠厚而慮深故其寓夫意也婉婉而

慾長不求其工而發乎情之不得已是以命辭不勞而自成不思而自得嗟嘆淫佚而諷詠之除善者有以興起善心惡者有以懲創逸志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必用之而不可缺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蓋有賴焉後世之詩辭非不正也旨非不深也趣非不遠也率不過剽竊陳言綴緝綺語以誇一時而覬後譽甚至擁被而卧三年而得一聯者窮畢世之力而遂為無用之物言愈多而旨愈繁而惑心邪子所謂刪後無詩者信哉愚嘗究其末流之弊以為詩一變而為騷再變而為五言五言變七言其後又變而為律琢而為詞故詩至七言而衰律而壞詞而絶矣何則騷作於屈子雖其憂幽憤怨有戾中和然皆出於懇惻之誠五言有梁昭明選雖其出處不精薰蕕猶雜植猶平易而近古若七言則或馳驟放肆或刻巧不醇以至乎詞則輕浮淺薄華靡淫蕩不惟無用又有以鑿人之性故曰詩之絶也然五言之近於古者自淵明近於李杜而已以韓歐蘇

黃之雄才尚不離今人語況其餘哉夫以文華之士所尚如此而詩體之變壞又如此宜其愈工而愈無詩歟蓋千餘年朱子既出而古詩之遺意復見朱子之學不在乎詩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諷詠勸懲之實自朱子沒幾百年而後有孫子焉其學推周程張朱以接乎孟子自明而進乎誠由孝弟以盡其性主乎敬以求至不愧不作之地是以其詩從容不迫庶幾朱子之風焉某後孫子六年交而後師之講誦餘力以詩自娛猶懼玩物而喪志也作詩見諷愚以是益信孫子非求工於詩者其發於性者歟其有用於世者歟觀者非可以言語求矣孫子名叔會字反仁年三十二

道士吳友雲集序

余少嗜學詩不得法或曰當如優孟學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皆叔敖可也即取名家詩晝夜讀之句擬字摹以求其似如是者數年非獨自喜以為得或者不諒許之矣先生長者見之曰噫是三年刻楮之智不亦固乎

公廉為本而懷愷弟之政春仲時勸農首興水利嚴潴泄之備先是颶風戚饑公既為萬民請濟即捐俸勸分續食凡為民利知無不為是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宜其有禱即應捷於桴鼓也余曰是固然矣而猶未究感通之所以然也蓋中和位育天人無二理況邵宇實古諸侯有千里人民社稷之重寄一念之興上通於天果能致一身之中其力之所至自足以致封內之位育他人昧焉而公能知之故其功效卓卓如此也咸曰然

學校之士為歌詩以志喜

慶元鄉飲小録序

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世養老於庠其禮已肇至周鄉飲酒禮得存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唐咸知舉行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脩我民於郡縣蓋以道德齊禮莫重於斯廢墜之久在宋淳仆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

遂甲他郡舊録可稽也今廢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
會拜荀簡徇俗寖失經意乾沒祖入太守蠡吾王公元
恭之至敦教化移文諮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郡
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鹿
鳴魚麗闕雎鵲巢之合奏閒歌衎衎秩秩樂備禮成莫
不感動歎嗟以為自有耳目未之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
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王
公可謂知為政之本矣余固陋幸得與行事之末敬
序小録之首云

江浙進士鄉會小録序

至正十一年春天下鄉貢進士雲會於京師羣試於禮
部於時江浙行省與計偕者四十有三人前舉二人由
胄監者六人既試江浙之仕於朝及容於京師者相率
持金錢具牢醴張國西門外咸宜里之榮春堂以燕勞
之喜國家之得賢樂郡縣之多士敦契好昭斯文也乃

二月九日春和景明道無流塵襜衣戟冠車馬闐咽主賓升堂揖讓有禮班白在上俊彦就列杯行樂作氣酣情孚服軒冕者不以崇高自矜被韋布者能以德義相尚雍雍愉愉愛敬深厚有古鄉飲酒之遺風焉及暮而退皆曰我國家設科以來聲教洽海宇江浙一省應詔而起者歲不下三四千人得貢於禮部者四十三人而已出於三四千人之中而立乎四十三人之列雖其知能得失有不偶然蓋亦難矣唯其難也故喜之喜之故樂之接之以情辭合之以饗禮期之以爵禄望之以勳庸是豈閭里之榮抑亦邦家之光也哉斯會也不可以無紀迺悉叙時人姓名字邑於編以為江浙進士鄉飲小録

燕臺嘯詠序

吳君仲雍之始來京師居佛寺中蕭然一室人未有知者偶作墨龍壁間風雲生於倏忽雷電興於白晝見者驚異以為真龍之窺室也於是京師之人盛傳吳君墨龍而吳君不自以為能也余聞其名久與四明倪子静過之

援琴為余鼓樵歌徵聲清切泠泠乎太古之音淵乎其若思忽乎其若遺轉而為宮聲春容而重遲則清都之操是已坐客大悅於是又知君之能鼓琴也余竊樂之請學焉君授余忘機然乎蚤衰心手扞格雖成聲終莫能得其妙當是時京師之公卿大夫四方賓客與其貴遊子弟之造門者唯琴是聽不知其人能為詩也余一日於几上得小詩數首問而知其為君之作求其餘則皆棄其稿矣蓋吳中士君子多工於詩君自視不如故漫不以經意殊不知詩本性情政不以雕琢組織靡麗為工乃所以為得也何可及哉因搜其稿得若干篇以示豫章塗叔良叔良稱其能既和其古詩十首又為手錄一通題曰燕臺嘯咏以授之余為之序嗟夫人有一材一藝不自矜衒以求知於世者鮮矣況多能哉余與吳君遊三年未始知其能為詩則其所蘊蓄有過於詩者余固不得而知也不得知則雖多材多藝亦何以知吳君哉使吳君得行道於時臨民而施政其不干譽以取

名也審矣余故叙其詩而論之以告夫欲知吳君者吳君蘇之嘉定人名元英今襲父祖爵為海道千戶云

東巖王公集後序

右東巖先生王公文集若干卷余為校正并以私篋得公詩五篇集中遺者補焉叙之曰大德四年春公宰廣德之建平余幸得備員邑庠凡其學道愛人之政得於目擊者為詳公於書無所不讀才識高明而剛正志操公廉而仁厚為政以洗冤澤物為先立教以明倫習禮為重先是戶無定名田無定數令民物壁自實就收草檢為册民不敢欺而賦役至此均察詞訟變易於吏手積年不決公判狀令自勾至則立剖庭無留訟獄為之空舉行開荒例勸民築濱湖地為圩田使貧民得耕以為已業遇旱絶淫祀之禱嚴社稷之祭有來必應兵卒放鷹牧馬鄉落小民被其橫斂無告公給官印業空簿付社長令凡有取於民事無大小必書一月一報兵卒見簿望風遠去民得以安雖古循吏之政不能過此者舊

咸謂邑宰之有實在人心者百二十年官得二人焉前有施公德懋後則公也士久習浮靡剽竊之文公諭令明經道學必宗朱子風俗丕變三十年間後進知讀書之法休沐之日領文雅好脩之士泛郎溪登赤山飲酒賦詠動成卷軸畫詩書民閒稱三絶得片紙持去傳以為寶嗟夫建平江左小邑赤山郎溪亦未嘗名聞四方蓋以公之流風餘韻藹然被茲邑去之三十年思之者深跡其舊故溪山之名亦得以著鄒湛所謂羊叔子之名當與峴山俱傳者是已公位不稱德而卒今其季子元戴居攬轡澄清之任繼洗寃澤物之志天之所以報之者豈必三槐之植而後驗哉某受公知愛最厚又辱與元戴讀書赤山精舍者有年俯仰之間已成今昔幸得復讀遺編不勝峴山之感豈惟公之儀型不可復見如某之得在當時為樽前之鄒湛者亦已老矣嗟夫

寶林編後序

寶林越之名刹也倚山而並湖雄跨一郡飛來峯上有

塔數層高切雲漢遠覽江海神靈之迹詭異之觀照耀
耳目四方之士莫不遊焉今御史府移治於越而主山
僧講師別峯同公又有道德能文章好賓容故遊者滋
衆去年冬余以王事過越望其塔心竊樂之不暇登也
頃者屏跡江干師以扁舟邀余宿方丈會足有疾又不
得登是塔窺饜井嘯歌槃翠之軒以寓遊觀之目焉既
而得師之弟子泰來所録寶林編者讀之則前之所願
遊而不得者歷歷在目矣不徒見當時之盛又若親見
古人輯杖屨而與之上也不徒觀文辭之富而佛氏之元
機妙用深宏簡密載諸經律論疏者亦可得而畧聞也
故嘗以為天下之名山大川前王之宫先賢之宅不歸
之佛氏則歸之老氏故二家得托以為重文人才子又
相與鋪張而羽翼之其徒率多魁奇卓絶之士得有所
藉以奮而道於是乎久傳亦理之宜無足怪者況許元
度房次律之事不偶然乎余以越之山川雖不得一登
覽為恨實喜寶林之有是編也故書之告夫欲遊而不

得者觀是編如遊寶林焉至正戊戌二月之望端禮序

張克寬義聚序

昔者聖人制五服禮有親疎隆殺之節而其情則無窮也父而子子而孫孫而曾曾而玄以至而仍而雲猶木之根幹枝葉一本耳然五世而服盡者非聖人忍然也以義割恩使人可繼云耳非人之情盡於服也聖人懼人之情盡於服也於是治大宗小宗之法以屬之自大宗小宗之法行而人知已之所自雖疎而親雖遠而近而風俗厚矣余助教國學伴讀張生克寬偕凡子汝遴從予遊嘗詢其家世則曰緦服外猶同居共爨餘百口無間言余矍然曰是知一本者歟知服有盡而情無窮者歟余聞培其根者枝益蕃厚其本者末益衍張氏之自厚如此吾知其發於二生也然余有規焉傳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傾者覆爾祖若父培之在上繼其志流其澤不在二子勉乎哉

送宋主簿詩卷序

泰定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吉安朱元禮主江寧簿得
代且行大夫士出餞為歌詩頌公之美謂余曰江寧號
難治公之來縣長以贓敗令望風解印去公獨立守益
堅政益舉威行愛孚縣以治稱余曰子未知公建平之
政也延祐間公以儒試吏尉建平以已之不欲弭盜民
間外戶幾不閉既盡職又能盡言以佐其令朱仁父而
歸美焉仁父用其言以廉明稱此余所見者先儒謂簿
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令善則惟恐不歸於令豈有不
得人者觀公建平之政有焉余於是不特知其能為簿
且知其能為令也其為尉能盡職不必言也其能進盡言
於江寧令長可知也使用其言可不敗也昔王導為揚
州刺史叱馭行九折坂守東郡河決隄壞吏民奔走惟
一主簿在尊傍立不動觀公江寧之政有焉余於是不
特知能為令且知能為守能為刺史也其為簿能自保
不必言也今世見章句儒無以勝文法吏也類曰儒者
不可任俗壞不可化州縣參佐不可為噫公非以儒者

為參佐官於難治之縣者邪故余喜道其事因書詩卷後

送烏爾圖赴慈溪尉詩卷序

唐選舉志李德裕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少習其業目熟其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材固不能嫻習也史謂其言為偏異余謂非偏異也言有未盡焉耳公卿子弟當問其才不才如何使其不才雖小官不用豈敢比寒士果才也思其祖父勤勞國家以著勳烈必能繼述濟美以振家聲用之顯官且將為伊陟君陳也豈特習其事熟其業嫻其儀而已此則豈寒士可比哉余每嘆德裕之言有所未盡者以此也烏爾圖自其曾大父大父事世祖皇帝汎掃六合戰勝攻取功在國史本兵柄於朝廷任風憲於湖南江西聲猷風節凜然今君承三世之傳耳濡目染前徽未泯所謂習其業熟其事嫻其儀者歟今之尉慈溪也以繼述濟美而振其家聲者不始茲乎鄞士與之遊而知其才也咸以是望之

也行之日詠歌其志以餞俾余為之序

送建平頓縣尉任滿詩卷序

清平頓謙父尉建平秩滿得代邑大夫士出餞詩以頌之咸曰公為政以不欲殉盜田里底寧廉介之節三歲克終去為邑民惜程某諗於衆曰公非欲以一節自表見者以廉介稱公末也余家浙東知公為詳初至元間更各道提刑按察使為肅政廉訪使公贊浙東海右道幕一時觀聽之聳選任之隆用事者以遇事風生為能獨公貞確沉毅不徇不激以忠厚服一府公今之廉介猶前之忠厚也以風憲中不皆如公故前得忠厚之名以州縣間不皆如公故今得廉介之名公何有於是第知守其所以為公而已昔魏徐景山時方變易車服以求清素之名人稱其通其後相倣奢靡又以介稱之余未嘗標一節以釣名為賈人棄我取事且矯情者可暫又烏能有所三年終也聲大者罷宏公前後所至咸

著名實豈非志一而量宏者有以本之歟倘位高及廣其稱於人者又豈止是衆曰然子書其辭為送行詩卷序余不得以不文讓

送巡鹽萬户郝公序

古昔天子六卿帥六軍諸侯三卿帥三軍孔子相魯君會文事必武備魯與齊戰冉有用矛樊遲為右蓋士自小學學射御舞勺象而文武兼詩書禮樂所以造士所以謀師非若後世兵農分官不相能弊至於不相恤也鎮平江十字翼萬户郝侯自其曾大父元帥公從太祖皇帝定河南大父襄靖公平江南父明威公紹持武節鎮吳侯席累世動業太平日久讀書力學凡窮理盡性修己治人之要討論砥礪如醇儒宜其治法征謀無施不可其調法嚴紀律明賞罰士卒不譁桑果下無一跡媲古名將奉檄察鹽禁至浙東善彰惡癉威畏惠孚所至成績未易悉紀今夏復莅四明名實益昭郡人德之適行鄉飲酒禮侯為僎揖讓升降動容周旋皆中儀則禮成樂備觀感悅服侯

之還也士為歌詩以送而余為之序

送劉謙父海運所得代序

周以冢宰制國用洪範八政先貨古之制也自陳平謂錢穀非宰相所識後世遂以理財為鄙王介甫輔其君行堯舜之道政首理財至與爭者相詆訾介父曰諸公坐不讀書爭者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且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謂其讀何書不亦誣乎程伯子首為介父三司條例司以至誠開納不合也然後去之語介父曰公之談道正如對塔說相輪如某則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而坐其中者此言深中介父誤國之病然則讀書必若程子而後可定安劉謙父來官慶紹海運所轉粟數百萬斛給京師放舟萬里驚濤海浪中為之三年無圭撮弗以時達昔劉晏竭其心思而能之者公為之易易然也去年秋得代邀余同遊鄞之湖山間踰二旬舟中聽其劇論古今得失上下數千載貫穿精核如昨日事蓋其讀書以本之者乃如此也孔子曰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如公讀書不謂之達不可也他日位内外服將咸宜之不特理財也鄞士之知公者為詩以送之余因摭其論於舟中者為之序

送任懷可赴鉛山務官序

任君懷可先大夫次山公故宋寶祐間與先人同中進士舉公擢第方颺歷而宋内附時鄉郡守臣實宋宗姓危疑之際公能左右之俾決應天順人之舉脫一郡生聚於鋒鏑公時倅郡即退休讀書教子鄉人所取法先人見懷可學日進歸即以之訓飭不肖兄弟且言活千人者必封今次山豈止活千人而已其子又能力學任氏之興也必矣兩家憂患之餘懷可從蔭調四為游徼於海濵而余亦走四方以幸斗食別去逾三年今秋懷可訪余驚余之衰病余視懷可雖胸中之浩然者不衰而鬚鬢白矣相視憮然者久之曰今征商鉛山與子別余謂委吏聖人所盡心筦庫士趙文子舉為大夫自後世君子

耻理財而民益困懷可之盡心所職豈俟余言今世豈無文子者懷可艱而後通抑在此行也歟懷可有子又能力學守家法任氏之興不在懷可而在其子也歟

送趙悅道經歷致仕歸序

仕未七十而謝事高節也得謝而歸樂自漢二疏至宋范歐歷歷輝映史册夫人知慕也往往不自決至貽不去之譏昔朱子發問出處之宜胡康侯曰出處不宜問人且非人所能決旨哉言也信都趙公悅道以高材厚德讀書學古仕州郡風憲所至可紀前年來經歷宣慰元帥府於浙東方以精練望一府年六十六一旦謝事去噫公之高節配古人豈非出處決於平日之素者為之歟且公能教其二子皆以文學行誼名長已賜同進士受泰州判官廼以父蔭官讓其弟一門詩書之澤藹如也然則公之歸遂其野服杖履水竹阡陌故人遊飲之樂凡得謝者所同也若夫老而傳傳而樂有子此又公之所獨得者歟鄞士能詩者詠歌其事而余叙於卷首

云

送張縣尹致仕序

禮稱七十致仕蓋以人之氣血既衰可以告老而為吾休息之計不過就其人所自處者而論之耳而後世因之以為例凡登茲年者息不為世用夫當盡德俱尊之時正有以決大疑定大謀而例去之則無老成人矣故國朝惟翰林集賢與他官之精力未衰者不在致仕限良有以也然翰林集賢既非勲舊人不得與而所謂精力未衰者或非盡恬退之人至有諱其年而苟禄者焉大丈夫與廉耻俱生廉耻既虧何以事上治民哉博平仁甫張君之尹鄞也務覽厚去矯偽吏民安之邑通渕閒庶務繁劇君應之無倦色言談舉止若壯年在邑二年而以致仕告人愕然曰張君精力如此而引年甚力其廉耻重而自處厚歟古之人雖老而不忘其君然其進退之際必以其道苟知進而不知退正吾所謂無耻人也其自處厚者非薄於其君也惟如此然後可以事君去耳

然則張君其庶乎彼諱年苟祿之徒聞君之風能無少愧乎於其行大夫士咸詩之余亦書其得於目處者於卷首

送衛縣尉致仕序

吾觀韓退之上表論孔戡致仕以為朝廷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雖求退罷無不慇懃留止以明尊賢敬老之道以當時許孔戡之去為非又觀其送楊巨源序以為中世士大夫官罷則無所於歸巨源年滿七十白丞相去又為攀援二疏事以誇美之然則致仕乃人臣之節留之國家之禮也自後世有昏耄悞事貪之不止故有致仕之條是固其待之之簿亦其有以致之也方今承平日久資給一定士雖一命無遽得者使進取少遲至為薄尉之日則已白首入仕既與古異似未易以致仕律之今人且禮七十致仕止曰大夫亦未嘗曰士也建平尉涿郡衛公正父莅事期年政平盜息邑人方利賴之一旦上章告老解印綬去咸謂吾見

仕吾邑者自非贓汚罷去雖老甚無不三年終者如公之去三十年間未之或聞暮不嘆美驚嗟邑長老迭進留公曰致仕雖漢唐以來人臣偉節如二疏孔揚韋皆早歲入仕久為大夫於朝或以先見或以知止得謝而去朝廷為之賜金且禄之終其身今公自巡檢調茲任辛勤之久始得一命年雖及而精力尚強家之仰食者近二百指貲無以為田園資似未宜忘禄而決然去也公笑不答將行邑士倣送巨源故事為歌詩以頌而某為之序

送奉化史目陸千里序

余友朱景陸來述雲屋孫千里之言曰驥幼讀書急親養不得守先業由刀筆吏以遊積月日今將吏目奉化惟是不孝無以事大夫之賢贊循吏之治是懼我祖之交程先生幸歸里願為我請焉求一言俾得以自勗敢為之請余謂雲屋陸君讀書弗遇以其才思一寓於詩其苦吟深入詩人畛域能與秋巖葛君齊名其遊婺也余嘗以詩送之今又見其孫之仕俯仰四十年為之感歎

老矣無能何言之贈且士顧所行何如耳千里以入仕由刀筆自愧則惑之甚矣周官府吏與下士同禄取士多途振古如兹漢尹翁歸王尊起獄小吏朱邑鮑宣起嗇夫趙廣漢龔勝起郡吏其功業照映史冊去之千載使人歆慕在於以治得民而已奚入仕之足云此古人也請又以今之人為衆所共知者明之吾鄉大嵩里有黄良輔者起刀筆前年都目溧水廉公有威州民恃之如親父母遠近上下稱之日所行州事夜必一一乎手記露香告天所服焚香之衣百衲閲四十年近七十或勸之曰宜少取為田園資不答余留金陵所親見者其高風苦節無愧古人是皆足以為千里法矣景陸曰唯唯

送薛學正歸永嘉序

余正元間教鉛學友人祝志道歸自獨峯為余言學官之盡心職業者曰永嘉薛君在心其録括學缺長官講學勸誘以新士習廟學隘且壞拓而隆之學田十餘頃没於浮屠氏訟而復之米廩充而藏修游息者益衆士

論歸焉明年志道又歸言在心今正明學往來者言其盡心如在括時余謂志道之言可信而未之能詳也又明年冬余還明未抵舍在心已銜太守王侯命邀余入學詢之則知其於吾鄉文學行義之士無不納交惟恐或遺且未嘗以問學自高王公興學草積奬以求教養之實其贊助居多有司合浙東七學之刀刊鄉先生玉海書若干卷二年而成日嚴程督備殫心力此余之得於所親見者始於志道之言益信矣余謂士之談詩書而畧事功其來已久遂使俗吏唾儒為不足用觀在心少試學校為人之佐已如此使為世用得行其志效當何如哉余少讀薛常州行迷竊欣慕之蓋其學本濂洛其自得之實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蒞官文武應機處變政無鉅細靡不曲當雖董子之名曰諸葛之治軍殆無以易其倫屬不知其為儒者在心實常州之徒宜其不昧於前徽今代且行明士為歌詩以送而余序於卷首云

送集慶學正梅仲蕃秩滿歸廣德序

仲蕃從祖大卿石巖公當宋寶祐間教鄞學諸生經衛文章經其口講指畫皆為名士余大父與為石交先人時在襟佩列大德間余來桐汭得交仲蕃父味道與其伯仁父兄君錫日以讀書親學親師取友為急務如巴西鄧善之眉山劉至善盧山曹士弘一時萃桐汭武林仲蕃與其兄弟皆往來受業於門後十年余歸鄞仲蕃正鄞學鄞之子弟曰是吾父兄之師之孫也以其愛敬艮巖公者愛敬焉後余來昇仲蕃正昇學缺正官主學事教養是力絃誦日興風紀所臨素號難為翕然譽處交章薦之今之得代也昇士惜其去為歌詩以餞余謂仲蕃之宜於其職昇士所知也具學術官業之得於家世與其師友者未若余之知仲蕃之悉也故為序於詩卷後

送浙東元帥府阮照磨序

宛陵阮君受益世仕鄞余獲交相知為深其父奉政公泰定間宰鄞為受益擇師得東發黄先生子彦實彦實

與余同歸果齋史先生兩先生皆得朱子門人正傳觀奉政之所以擇師彦實之所以教受益之所以學可謂至矣時鄞之諸老尚多見受益造請莫不驚嘆許其他日為名進士雖奉政亦奇其能繼其乃祖秘書公世科也受益又親見奉政六年撫字所以興利除害彰善癉惡夜思晝行如古循吏效始及物益悟朱子理不外事而事無非學之訓非虛語於是究觀數千年治道得失士大夫行已大節謂余曰擇善未精而固執以自悞昔之大賢且不免吾敢自是乎哉尋丁父憂服闋又曰科第世所榮也取士以言吾豈能必有司之好惡乃以父任調浙東帥府照磨事簡益得以學今代去猶歉然不敢自恃為進取計凡知受益者益賢之矧余之辱交最深者哉昔楊次公於叔明兄弟以文學知名皆以父任為京官不得進由科第終有不釋然者王介父至作進說近千言解說謂今無古者教養選舉之法故士勢不得不自進雖之余於是嘆受益之能自悟學力過叔明遠甚介父進

孔子猶為季氏吏謂叔明有得已之勢而不自已未見其為得余深有味乎其言然介父為叔明謀則得矣又嘆介父以堯舜其君自任得君專且久乃務財用進小人為桑孔事與一朝君子力爭自以為行周官法度者之後法所謂擇善未精固執以自悞者非歟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噫漆雕開可仕猶曰吾斯之未能信受益有焉此非志于道德不能知也受益行有日故余叙其嘗以警余者送之因以勉焉

送田推官代歸序

保定田侯思温之為四明推官也惟資忠厚勤以行已和以待人凡獄州縣以成案上郡侯惟理是親必反覆詳審以求其寃平反者不知其幾既得其情又必求情法輕重之當而後決一歸美於長貳僚屬而不自專長貳僚屬見或未一懇懇言之不直不止言益和而無忤色為之八年欽恤之誠心如一日政平訟理盜賊屏息

民得樂生於田里故戴侯如父母嗚呼為政之難莫難於治獄治獄之難莫難於欽恤誠心之持久吾見世之蒞官一二年平反一二事樹名聲者多矣能三年有終者固難能持久於八年者尤難也吾見用其獨見審克究獄與長貳僚屬至於相忤者多矣至若事求情法之當委曲周盡而不失和氣者尤難也侯之在職餘七年無代至謝病去今其再求受代也明之士民遠近迎勞歡忻鼓舞依依戀戀敬愛益篤耄倪遮道萬口稱頌然則侯之得民豈偶然乎哉或者謂鄞人器小而俗薄今觀其能不忘田侯之德若此俗果薄乎哉書曰昔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用長我王國田侯有焉易曰有孚惠我德明人有焉士歌詩以餞而余為之序

送鉛山州判官吳大任代歸序

余泰定間得交大任於金陵其受學草廬吳公門為高弟余弟時叔歸自國學才美以大任為稱首尋以春秋試入高等調鉛山州判官至元三年八月余來教授州

後大任四月士民相與語某理得直某寃得洗某事得
無擾無取盜賊偽鈔得不為境内害皆曰賴吳公賴吳
公云時州長楚什勒特穆爾公守茂先李公能聽大任二
年間善政籍籍播遠通臺憲稱之二公相繼代去自是事
不迮議政日以龐大任爭不聽方謝病杜門適省徼往
浙石鹽倉儲還則代者至矣故州人之德大任尤深今
其行也祖帳滿道耄倪攀戀至不能別余謂今世豈無
峯范以倖成之不常有也使守長能盡聽大任大任盡
行所知治效又豈止此余方致仕歸老海濱尚能見大
任膴仕得專達事業追配古人慰衰暮之望也

欽定四庫全書

畏齋集卷四

元 程端禮 撰

序

送虞誠原夾浦務代歸序

余往年過霅舟中友朋言虞君彦高之賢也曰彦高教授湖學申舉胡先生法行之以誠士多悅服且示予以所刻教法石本予謂教官不知教久矣今乃有此人邪其後聞於朋友益信每恨往來西州不得一見彦高也

去年夏歸鄞始知彦高子誠原來官夾浦務友朋又言誠原承詩書世澤力學好修江浙人材淵藪試進士舉中次榜今不以清門自高肯從蔭調為司征又克盡乎其職余謂晉管庫士可為大夫漢倉庫吏子孫以為氏為官擇人古之制也小大之職思不出位故能績熙民草猶天之必積日時以成歲功也後世之士畢小官鄙理財小人用事而民生困於是又歎誠原之賢且智彦高之教又行於其家也誠原終更至會府來訪于余遂叙於鄞士送行詩卷云

送王伯華歸永嘉序

子夏教其門人灑掃應對子游以為本之則無門人問交述子夏之云子張以為異於吾所聞三子者同師孔子而其所以為教乃不能相一所謂源遠末分不待再傳已若此然則學於兩師間而欲其教之同也難矣余與朋友讀書江東精舍李季和先生應南臺聘從其弟子來自永嘉訓昇學昇士從之如雲見余所以為教者

曰是用朱子熟讀精思法也是吾師臨海方先生所以教吾者也即遣弟子王生卒業於余且使悉受讀書節目與說經之書余謂生之師學術過余遠甚徒以余守朱子讀法持心堅苦積歲月以漸進者粗有以合於其心故忘其有餘在已云爾歲暮生歸有日求贈言顧余何以勗焉昔秦王問取荊用幾何人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謂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信信大敗而還卒用翦計乃舉荊噫世之讀書孰不欲有成朱子法翦之言也勿謂為老而怯哉

送郭芥菴歸永嘉序

余讀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愛其文詞竊怪其言衡山之南八九百里為郴郴為中州清淑之氣之所窮亦已誤矣天下山川皆自西南入中州後世地理家卜葬者所能知也退之讀禹貢乃不知之何邪至其言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士生其間惜其沒溺於老佛

之學而不出者則名言也又讀沈存中筆談言永嘉鴈蕩之奇秀昔未嘗見於圖譜至宋祥符間有同入山伐木人見之而始名天下又怪以謝康樂之善遊而不之訪何邪永嘉人物周劉之學行貝薛之經術陳葉之文華王龜齡之志節正大光明又皆生於山川得名之後何邪蜀之山川奇矣亦自漢通中州決文翁之化長卿東受七經淵雲以文學名豈山川之靈亦有待於世之知之而後生人材邪然則今世豈曰無人抑退之所謂沒溺而不出者是歟余少有志於遊今老矣蟄伏林下四方奇士之至未有不得與之交交焉未有不得問其山川之勝也去年冬永嘉乔卷郭君來鄞服道士服絕利一源為長生久視之學且讀書多藝能善卜筮余因知其為永嘉魁奇之士矣余友劉仲愚買山筮其親甲可乙否久不得筮君與之定穴衆咸服余方欲與之劇論而君行矣永嘉王伯華嘗從余讀書江東精舍又皆君之所與游且肯言其鄉之賢豪甚悉過廖師之訪其所

與遊而不以告者遠矣余因書以送之

送牟景陽都事浙東代歸序

余讀陵陽牟景陽大父清忠公奏議未嘗不歎蜀人之文之美至於斯也蓋蜀自漢已能以文擅天下司馬王楊閻其端一變于蕪氏再變于魏文靖公文靖學程朱學碩大光明掩前聞人清忠則學于文靖者也又能以其踐諸躬者格其君自朝廷宮掖賄相權奸宦官宮妾言人之所不能與所不敢其君不改不止也故終理宗世宋能以危為安且未嘗高談性命而略事功未嘗有意為文人之文而文特妙所謂蜀文變而益美者歟此有志之士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歟余大父嘗熟府君述行學者蒞官行已具有本末二百年文獻之族軌與為比景陽都事浙東宣慰元帥府人皆知其器識高遠遇事立剖治法兵謀風行霆流恩淪威懾厥績大著而

豈知其本之家學者蓋如此也昔大理以不能媚權臣久歷外服嘗治浙東獄德在人心今景陽又歷此凡六年其去也益重浙士之思咸為歌詩以頌其美而余因序其文獻為世欣慕遠有所自著於卷首

送貢有源歸宣城序

奉化蔣申之致其鄉長老之請曰久矣吾州之學廢教弛也自貢君有源之來一新黌宇教養具舉惠我多士迫于代去矣于詩歌以寫我思惟先生嘗記其修學矣願書一言于卷首焉余謂諸君知有源初試為學官已能為人所難能故諸君服其才德其惠矣豈知其宦業之講於家庭者有素不待蒞其職當其事而後能也蓋自其魯大父秘書大監南漪公積德肇慶一傳已能以文學顯監學直翰林再傳而仕內外服知名于一時者幾千人今有源兄弟人駿駿仕路且未嘗以門地自矜而德義是尚貢氏之興殆未易量于是乎益信南漪公積德之厚也有源抱利器膺顯擢行濟物之志有曰安

知不再蒞吾郡以惠諸君耶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使有源衆有孚以惠于諸君之心勿問而元吉可知矣申之曰唯唯遂書以為序

送婁行所歸吉安序

古者學制于二十五家之閭節目獨詳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也蓋去民愈近而施教愈寔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下之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如後世違親越鄉羣居族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也自學制田制壞士貧始出農工商賈下窮鄉晚學無書可讀無師可親故于游自吳北學相如東受七經退之讀書江南士之有志者其勢不得不遊且學也雖然士幸生今日又與前日異者程子朱子出而四書六經之道大明其書布天下在杜門下帷取其書熟讀精思反身而誠焉耳此豈求有弗得而待于遊使其家衣食粗給生讀書之鄉有父兄師友可資非有甚不得已又何必曠定

省費日力以冒道塗風塵之勞吉安妻行所倦遊將歸出其師草廬吳先生遊說示余且徵余言草廬已言為之盡顧余何言行所力學能文生讀書之鄉家世簪組詩書之澤甚深設有塾非有不得已而出今其歸也豈不為計之得因陳古制實草廬之說以塞請

送劉宗道歸夷門序

自昔田制學制壞士始貧出農工商賈下違親越鄉比閭無所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雖有志者亦不得不遊且學也以有志者少遊而不學也凡曰遊學云者俗例厭之噫子游自吳北學長卿東受七經退之讀書江南遊學可少乎哉夷門劉宗道奉親命遊學江南肆業明道精舍有年今其歸昇士喜其立志不渝能力學以歸慰其親歲適大比又將與其鄉賢能之興咸為歌詩以餞且求贈言于余余謂凡宗道學焉而得者皆足以自勗奚俟余言竊以為自朱子集諸儒之成講學之方悉有定論儻歸取其書熟讀而精思之於窮理反身兼

致其力而見于事親從兄之實此豈求有弗得而待於遊邪宗道志于學者故以告焉而書以為別

送王副使序

至元三年春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元帥府事鄆城王公得代且行七路士民依戀攀卧如去父母既為詩頌公之美又兼屬筆於廬江況君肩吾立去思之碑惟慶元為治所得於觀感尤詳竊謂公之得民豈有他道哉亦惟實德素脩其為政皆德之所形故風行遞流善彰惡瘴潛遷陰改不待見於聲色而能培長治之基消未萌之姦其有功甚大此豈可與文法吏較簿書期會以為得失者同日語至若公之平反冤獄化旱為霖終始廉介責而能貸犀珠磊落一不動心他人能是以為奇在公特為實德中之一二事耳原其所自蓋公孝友一門盛烈朝廷旌異於外所共聞故其所至未施政而人化服效宜然也昔君陳之尹東郊以孝友而施政

畢公懋德而正色率下世言古今人不相及觀公之政果不相及乎哉鄉校士歌頌之而程端禮為之序

送朶郎中使還序

天子既立左右丞相更新國政乃五月二十二日出詔書布告天下以江南三省之久勞于兵也遣使者六人往諭德意於是朶君仲容自翰林待制擢兵部郎中余以南臺監察御史備員禮部員外郎承命如江浙海道取疾颿風一日夜踔數百千里既至丞相大夫兩府百執事有司黎庶莫不鼓舞歡呼奔走聽詔北望稽首沐浴聖德以為使者自天而下且謂天子遣曹官來至重不與他使等禮遇殊厚朶君國族也家世簪纓為辛卯進士第一人年少而嫻於禮和順謙恭以正進退應對終始無違者贈賄悉讓不受余雖欲出意見補闕漏而卒莫得其間焉束手仰成徼光叨榮而已既而與君詣四明奉御香於天妃祠是時省臣有治兵海上者遂縣四明趨奉化過海寧入天台抵黃巖之南盩致錫賚退

觀朱文公石牕望桐柏宮沿剡溪循謝太傅東山上會稽浮鏡水而廻眥山行滿雨余疾作臥越郊之僧舍而君入杭矣君之先君子嘗為黃巖州監起為御史今所過父老有識之者曰此吾邑賢大夫之子也門人故吏迎拜曰我公御史之英嗣也縉紳先生相謂曰今天子之門生狀元郎也君未嘗以名位臨人其見重稱譽如此夫國家興科舉以羅天下之賢俊政欲與共天祿治天職也唯衆古生得為狀元尊國人也然自有科第來求其傑然不負所學任致君澤民之責而無愧者蓋不多見豈富貴之移人耶抑明經僅足以取青紫而已耶祛世俗之末習邁古人之高躅建勳業於不朽垂聲名於無窮吾於衆君之還朝也余臥病不能從於其別也叙以識之雖然余老矣東南生民塗炭已極君歸謁丞相政有所當施事有所宜行賢才有所必舉幸為我悉陳之哉至正十八年歲在戊戌四月甲申序

送浙東帥　朱子中考滿序

余謂古之為士自起居飲食仰事俯育無事而非學至於禮樂刑政甲兵錢穀亦無學而非事故其為吏也入治出長用咸宜之而真儒之效始白後世三物之教不明士始離事以為學浮華苟偽成俗而士少可任之材然士生今日能知明體適用任之以事而事治者可不謂之賢乎哉余至元五年教沿山朋友之來自閩者能言朱君子中才美時閩寇發張甚至調官軍逾年尚稽伏誅閩帥完者公選君從軍犯煙瘴胃矢石晝夜治文書凡兵謀將略君策居多既勦除幕府上功列薦臺省遷調浙東帥聞余始識君儒雅廉靜日讀書事至而應無不曲當倭商久不至去年文舟入定海元帥米公廉明公正有材畧不輕許可統軍鎮遏獨選君以行懲暴年以金珠磊落官吏受啗敗致激事變盡革其弊一新禁令令行禁止交易流通百姓晏然仁孚威懾島夷悅服深得柔遠之體亦多自君發之君名實益孚方專委任而考滿得代矣七郡咸惜其去鄞士尤不忍別為歌詩

以送余見世之論者多有取於倪寬以儒飾吏事之說
余獨曰未也當曰以儒術行吏事不當曰飾也飾文飾
之也若曰飾吏事則以張湯之深文已能取博士弟子
員為廷尉獄吏矣奚俟於寬嗚呼此獨未免以儒者章
句為文法之助也余因觀子中之行事當理而知其平
日非離事以為學也故喜而為之叙

送教授鄭君景尹赴浮梁任序

余與景尹居甫東為同里先人迎師訓不肖兄弟景尹
就學于余塾為同門情相好為同志後景尹遷故相城
居里居始異景尹師樗園劉公友伯長表公篤意種學
織文聲聞日起余兄弟則師果齋史先生學不加進而
師友始異久之景尹與余教江左學校出處又同景尹
能刊紫陽精舍朱子所著諸書板以永理學之傳力復
朱子祖墓宅里之侵于豪民二十年子孫不能復者表
章祠祀以正後學之嚮望與余之區區所至用心教養
教必以朱子讀法讀朱子所釋之經養必復田租使來

學之士晝夜得以誦習如歸者其為職業又同也景尹生與余弟時叔同年余七年以長自鉛學以早衰謝事歸至正元年明守真定王居敬選訓導余力辭其聘不可與景尹同入齋同守朱子讀法六條以刊定日程督諸生學咸知自奮四書五經傳注通念曉折明之學校方有教養之實余以衰病辭去凡余所教諸子不屑從他師盡歸景尹卒業今年景尹又以教浮梁去諸生不屑從他師至于痛哭而散記曰一年視雛經辭志嗚呼學者志立然後見讀經之效朱子讀法豈欺我哉余為之嘅嘆不能自已嗚呼學校不得師久矣景尹之去此為可惜彼之得則可賀也景尹之教其州必自慎選訓導之能用朱子讀法者始豈待贅一辭余延祐間嘗教池之建德與浮梁壤地相接時則有知州文卿郭公興方教洪乆文馮勉汪培輩也兩地絃誦之聲相聞亦一時之盛哉俯仰二十年士風豈能頓衰在作興者

何如耳故因其行叙余與景尹出處職業之同者以贈

送自怡公序

餘干監州大布哈公行有日浙東帥聞長貳僚屬郡縣守令與凡交遊之士集送為歌詩以餞程端禮舉酒為壽言曰昔李文饒以唐相子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輩為之蓋以少習其業目熟其事臺閣之儀不教而成寒士縱有出群之材終有不能嫻習也或者疑其言以家自矜余因觀公而信其為確論也公自其父肇國武惠公於至元十三年江南初歸版圖慶元為沿海重鎮為招討元帥宣慰以人之安公也增秩留鎮慶元幾三十年仁孚列郡威讋九夷功在國史而公早年以明威將軍佩虎符繼為沿海萬戶有年既以材畧自見家聲益振一旦以官讓其兄子而歸讀書月湖之上扁其室曰自怡日延名儒討論脩己治人古今得失小而篇章亦與寒士爭工朝廷徵參太尉府軍事方流聲實于中外乃一麾出守餘干茲非所謂少習其業目熟其事嫻

習其儀者歟今公之往也帥聞之咨邊徼者孰與言山川之險要守令之咨撫字者孰與言田里之休戚鄉先生孰戴酒而禮于其廬晚進之士孰訓飭以宦學事師之禮故惜其別嘆此之失而賀彼之得也客有既受益曰韓子云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天將雨水氣上蒸不能止公之為澤而不為川矣澤之施而為雨能止其施乎今子之惜別私言也既不及我乎衆曰然

送馮彥思序

余自早年受學於甬東果齋史先生授朱子讀書法六條所謂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者才識雖洒粗知統紀固守而不敢廢其一皇慶間教池之建德學諸生洪允文汪務能輩從學者四十餘人有馮彥思年甚少資敏而志篤諸生之務求實益者未之能先也越二年改元延祐而設科取士之制行喜與余之所教明經作義之法大畧相同蓋

科舉取貢舉私議漢左雄明經守家法之說某經主某說兼用古註疏作義不拘格律條舉所主所用之說發明其于經旨之得失而論斷之也將代余首遵科制參朱子讀書法以其先後本末節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悉著於編以為學校教法藏于六經閣彥思曰勉敢不確守繼而彥思訓導于學余時長江東書院彥思常以文字往來也彥思尋中江浙鄉試冠左榜擢第南歸錄事常州以廉慎不欺為主時水旱相繼凡賑濟檢踏彥思戶至畝履躬任其勞凡久宦者皆笑其拙至風憲覆實獨舉彥思最他有司受成于吏胥以贓敗者十罷去七八又以所刊教法訓諸生故凡登彥思之門者知根本是務余聞而喜之彥思遷他官名實益昭余自延祐三年別彥思至今二十有九年不得再見書問往來常以不得會為恨其後聞彥思門人卨哲臺舜臣鄉試中江浙冠右榜是年科舉罷不得會試舜臣侍父官慈溪與其友忻都舜俞來訪余于甬東林廬余觀舜臣信道

篤不以科舉罷而一日廢學舜俞共學勤苦嚴利義之辨而不苟合其友徐生立本侍父佐郡縣幕日讀書不輟能輔其父行儒者之政不混俗流行害民事余于彦思之友雖不盡見見此三人知彦思之取友必端如見彦思焉今年舜臣再試再冠右榜舜俞立本又來曰某輩得學於彦思自喜入門之不差矣又喜舜臣之行踵馮先生武也想馮先生聞之亦為之喜也且以為先生賀余謂此非彦思與余之教一皆朱子之法也苟能守是勉勉循循何前修之不至哉奈何俗學雖日讀其書其志在於剽竊語言以作程文故資正誼明道之書以助其謀利計功之私而已甚者至於摭題作義全經且不盡讀況傳註乎士習日趍於見小欲速務外為人終身陷于小人儒而不自知讀書既無真知自得之實苟窮不能獨善達何望其兼善宜其任州縣者離道失望貪酷罷軟而不自知愧也慚慚流俗孰與慮此無怪武夫俗吏嗤鄙儒者以為不足用也儒者之道豈果若是

乎哉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之者今賓興有制而學校之教法不立獎宜然也比余於二生之來既為之喜今其歸也以余再刪分年日程書贈之以勗其守而不能忘言也嗟夫念余之固陋無他技能在江左學校四十餘年職思其憂以為教之根本在乎朱子讀書法養之根本在歸侵田瞻學之士日裕幸自鉛摩謝事歸老林下分甘食貧毫髮無憾今年七十有三豈知不死猶得及見彥思舜臣舜俞立本師友再傳之能自樹植如此亦以自慰其終身歲月之不為虛擲也然則史先生之學可以上接晏先生而無愧下行於方來而無獎也於二生之行故各書以送之他日彥思見焉亦當為之一慨云

送王季方序

昔呂東萊以學時文始破累世以六經三傳抄注圈點家法朱子因有近日真少讀書之歎余以為朱子之歎固宜而東萊豈輕變家法者蓋以當時科制相戾有不

得已焉耳今制本朱子貢舉私議之意明經傳註所主所參所用性理制度訓詁畢備一洗漢唐衆之陋非真讀書不足以應之誠志士千古之一快也第以累舉所取之文未見有能卓然條傳注之辭而斷之如劉道原者冒原講證結乃宋末剽竊數演所謂經賊之獎不能盡革文既刊行家傳人誦遂為定式寧違科制而不敢少違時尚故教者學者見小欲達之心得以乘之而以積年誦讀之勞為迂非今之科制使然也噫學術人材盛衰治道隆替風俗厚薄所係救弊之術謂宜推本科制明示經行為本為重用工宜先之序限之以年立學校教法所試非條舉所參注文而斷之者不取立考文之式久而未有以之言者何也他日政恐讀書以東家法將不免于變以隨時也余至大閒教建德始識戚君子實於沁見其讀易朱子本義啓蒙發揮諸書皆手抄其教諸生也程以荀子讀數之法所謂真讀書者其後余來昇之江東子實先余訓書院諸生無何郡守聘

入學中訓諸生一日喜而告余曰予得王生季方者來自安西守其家法讀書有緒精熟是務未畢不兼進也有以作文後時聞之則曰未能性靜而敏志遠而勤且抄且讀寒暑晝夜若一子實具俾來問余因以輔漢卿所萃朱子讀書法六條以輔其志僅二年四書易經傳註通念曉析同學者不能及遠甚昇士方歆之以侍親北歸別余謂北士南學往往習浮誕無用之詞而自失其讀書歲月者多矣如季方者賢矣哉余既嘉季方之學且憂子實之教自季方之去人以為迂而莫之從也故惟學校教法考試定式未立之弊所致若此者序以送之庶有見焉而言於上者

送陳元弼序

余交陳君元弼於鉛庫其才氣文學未能或之先也出其詩文數百篇示余寄興清遠析理明淨且有法度余深惜其屢試于有司不第而科舉罷未嘗不歎其久淹而未有以自奮也元弼尋侍父耐軒翁錄事于明別三

年而余亦歸明之人士咸頌乃翁平易近民以行豈第之政且其愛學校士如拱璧元弼左右之功居多余又嘆元弼之敏於為政而未有以自展也今年乃翁代而科舉適復元弼行得戰藝于秋闈明士之知元弼如余者既衆則宜其為元弼喜者不獨余也觀楚兵沉船破釜之戰能以一當百者其元弼也歟蓄極而通何天之衢亨其在斯時歟其在斯時歟

送宋鉉翁詩序

自程子朱子出而真儒之學復明自許文貞公以程朱學先輔世祖皇帝而真儒之效復著自近年以程朱之學設科取士而真儒之道漸見于吏治嗚呼茲不謂之天之所相不可也宋公鉉翁學程朱之學試于江浙以及格貢赴闕憲辟尋調行御史府掾已沉聲實泰定三年判郡以水旱災告公佐其長循行考覈躬殫勞蓋纖悉得實民瘼上達流徙以安明年春有司賑濟公復蒞其事戶靡實惠飢疲以甦茲不謂之儒者為治之實不

可也科目行十年或者疑未見卓卓之效是殆不考所得之士參錯中外百司者今幾處服官政者幾人也宜其道未行效未著也今公為僚屬治效已若茲他日得專達固可知也予安得不喜道其事而張之也

送孫以成詩序

四明山遠在東南之表地際大海其山二百八十峯周迴一百八十里上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自昔生魁奇材德之士如左元放葛孝先多隱於此往往遺趾尚存自雷谷陳君修煉存養淵默而雷聲世祖皇帝召其侍衛屬車有年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靈蹟顯著累朝被殊渥雷谷之嗣曰德初張君今以成孫君又德初之嗣其奉綸言出主四明之悟真觀戒行堅確外物不能侵奪積力起廢恢拓舊規觀事既修將北上省其師四明之士最高栁當中州清淑之氣之所窮神氣之所感當必有魁奇材德之士生乂非廖師沉溺其教而不出之比豈與之遊者為歌詩以餞余觀退之送廖道士謂衡山為

非四明清淑之氣所鍾者乎余于孫君之行而有感因題于卷首

送道士嘉齋呂君序

至正元年浙東旱明郡尤甚二月至五月不雨秧不得蒔已蒔隨槁遍禱弗效公私憂惶郡守真定王公居敬謀於郡人禮延大瀛海宮主嘉齋呂君至郡治祈禱君登壇行事叱咤之頃玄雲離合若擁神物雷電交作大雨隨至觀者如堵且畏且喜雨三日夜四境霑足歲則大熟郡士為歌詩以送余友王舜賓曰道家者流何以能執雨暘之柄茲理之有無吾未之能知也余曰有也此在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是已此謂聖神之能事學者之極功使儒而有是學也小而宰一邑大而居燮理之任隨其所職與學力之所及皆能致中和位育之效以弭災于未形也故在三代盛時為真儒分內事也後世有其學者無其職有其職者非此學故水旱之既形道家流肉其為長生久視之學煉

神氣精以求合於其道積力之久一旦擴身心之體用以應萬衆顧天之求故天亦為之變災為祥故亦能致茲感應也其自私小智雖未可遽以儒者之能事極功許之然亦非平日無存養省察之實而徒事符籙者之所能致也余聞呂君早年所至有禱輒效非獨今日又嘗省其私戒行嚴謹凡其齋醮必誠必敬禮物所入銖積寸累為四明福地宮興建養衆之用且於吾儒之有學貢而未遇者咸館穀焉經一二年無倦意必盡力推薦俾之得所乃已凡平日求以自慊者多類此非惟吾鄉之黃冠師所罕及而今之章句儒亦未能或之先也故感應于天人之際能若茲也舜賓曰然

送慈濟朽石遊山序

貴師本仕族與余有瓜葛童時已為浮屠來請學于余弟時叔時叔令讀四書訓之以吾儒之道甚恚貴師聰慧異常時叔每惜其不為儒以用世今主慈濟凡其興脩訓養事事畢就條理且戒行嚴甚近吾儒慎獨之學

在其衆亦皆推以為弗及今年春將遊四方以廣見聞請贈言余謂余言豈有出于四方之外者貴師所已知也今余縱又以韓子之所以告文暢者瀆告之拘于其法終不能行也今其遊也往參當世之名有道者遍歷名山大川訪求上古聖人遺跡至京師見君民人物禮樂刑政明倫斈教之嚴且明五方異俗而同於尊君愛親默觀天地日月山川人物運行流峙往來代謝實理實心貫萬古而不息能使物物各得其所者貴師得於目見心思而自悟矣奚以言語為哉

四明鹿鳴宴序

延祐甲寅詔天下設科取士刻前代陋習一本之德行經術以程朱氏為宗以行省鄉試鄉舉省統郡數十大郡舉一人合數十州通考有一郡數人者焉有連數郡不薦一士者焉其為法甚良而其額亦嚴矣四明由甲寅至丁巳得二士庚申復得一士曰翁傳心由庚申至癸亥乃得四人焉曰訥古

伯曰薛觀曰史嗣孫顧余何人亦與茲選是歲澍帥馬公鑄命郡守酌古今之禮盛燕享于類宮以賓興之方伯連帥文武僚佐與學之耆德咸在工歌鹿鳴琴瑟笙磬雍雍秩秩有三代遺風觀者嘖嘖異謂數十年無此舉而他郡亦無有禮儀如是之盛也丙寅之歲爺君再舉其禮遂廢或者惜之歲在壬寅復得二人焉曰摩哩齊曰劉希賢于是帥府都事牟公應復慨然曰凡禮有其舉之何可廢也乃與郡守謀悉如初禮余自翰林歸于四明是日間燕席禮畢士友咸請序其事惟周人貢賢書必拜受鄉三物教成則以賓禮興之古之待士如此士亦不敢自輕而思以報効其上國朝取德行經術之士將大有為于斯世士之舉于鄉者其禮可不重歟矧禮廢樂壞正音不聞久矣有志為治者因賓興之際舉其一二以為之兆上以昭聖德下以廢英才非直為觀美而已故余記其本末為來者勸焉

宴貢士詩序

上即位之九年改元至正復詔賓興四明郡守王侯政首興學教養勉勵備至後五月二十三日集二州四縣之士試於泮以八優等者十人暨考官而次一十四人宴于泮禮意優渥即席以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分韻為詩以紀侯勸駕之勤云

宴倪氏園池詩序

昔竹嶼高公園池之勝甲鄞城廢幾七十年今為倪君濟甫隱佐才足用世早事退藏治其亭樓軒檻治島圖迴位置得宜濟勝有具花竹靚深而雲煙生水波空闊而鷗鷺集使遊者忘去第不知視高公所治孰勝惜遺老已盡不可問焉耳元統二年歲在甲戌仲春五日濟甫宴鄉之士二十八人酒半樂主賓景思之協也各為詩記其事詩成程端禮為之序

壽趙中丞詩序

上即位之三年詔以光祿大夫趙中丞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昇士德公之教曰天殆以公私我也余曰公以宏

才正學為國碩輔宅揆分陝侍從執法出入中外勲在
宗社德被生民豈昇士得私曰不然惟昇幸為治所學
校公親戾止進我諸生耳提面命不明強廉立不止前
度且公愛清溪之勝也買宅以居他日得謝洛下耆英
之盛將復見于茲謂之不以公私我不可也咸矢之歌
詞以為公壽余不能止竊以為永錫難老之詩聖人所
録遂為之序

江東書院壽王豈巖詩序

易曰澤上于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蓋言君子之教如
澤潤于地之無窮也天能生人而不能教契之教功大
矣故篤生其孫孔子不得位而演其教思于無窮詩曰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意天之所相豈獨后稷之穡哉
昇豈巖王公其學得敖吳二先生之傳既廣博而精演
明體而達用用咸宜之斯之未信自守益重其居德已
足以善俗矧橫乃父仁齋翁之志力創江東精舍公之

于朝以禪教建極焉凡諸生受其教者方且人人修之而吉也受者且然矧施者乎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然則公之施不待汲也天之所以福公以相教思于無窮者豈待祝哉正月既望我公初度諸生為歌詩以侑為壽之觴而端禮序之

壽平章中丞迂軒趙公序

竊觀李鄴侯之言曰天命他人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亦曰皇極之建自五行以至庶徵各得其叙畀民以五福也五福惟天所畀實自造命者錫之也有造命之君必得造命之相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豈非以其人之難哉今年平章中丞迂軒公以真儒之學居百揆之位弼亮六朝為國元老司憲南臺人見其身備五福而未艾也不知其自天生哲任造命之責者至重也自昔有其人無其位有其位非其人有其人有其位非其時今以公之學居公之位以輔聖明極盛之時殆不偶然也儒者切用所謂充拓得開以位以育者將于

是乎見之江東書院諸生受樂育之恩作歌詩為公壽而鄞程端禮序

畏齋集卷五

記

戈陽縣新修藍山書院記

元　程端禮　撰

藍山書院殿堂卑陋弗稱且壞至元二年秋憲使陽公按臨郡守秦公適至顧瞻咨嗟命縣令牟公撤而新之公承命惟謹即捐俸為倡諸儒協助掄材鳩工越三月大成殿分又一月明倫堂成公尋代去山長許公至門

廡齋庭夾室濯纓亭之未修者健倡勸率悉力修之塗丹艧甃磚石繪先聖先師十哲從祀像器用悉備內外完美宏敞而藍山張先生孫某某亦捐資建先賢祠又以富春園地十畝有奇歸於院以歲租入供祀事而某奉祠焉始是年九月至六年十月畢工邑之士人咸曰弗紀成績來者罔勸使來請紀余辭不得命謹按書院登進士第官至太學博士輦命隱居邑之水南以經行乃藍山先生講學之地先生名卿字希聲宋咸淳間提刑簽事王公勉勵作成設仙長來學之士日盛而先師表一郡門人楊應桂申益章建書院前至元十七年生之後擢高第者至今不絕書院爲田若干畝地若干畝山若干畝租米若干石錢若干緡余謂自後世所教與所賓興者一非先王三物之舊州縣學之設雖或如前日之盛有司所以勸勉督程者不過趣其文詞之工以要人爵故所得之士不惟德業無以追配古昔之萬一而離道失望者往往有之故前代志道之士寧棄舉

業確守師說與其同志講學於宴閒之地以自脫於有司種督之外比書院之所由建也其後書院益多士之有志者少其所習者或無異乎州縣之所工此識者之所深歎也洪惟國朝自許文正公以朱子學光轉世祖皇帝肇開文運百年之間天下學者皆知尊朱子之注之經以上遡孔孟其功大矣貢舉之制又用朱子私議明經主程朱訓兼用古注疏經義不拘格律蓋欲學者讀經有沉潛自得之實其所作經義能條舉程朱與注疏之說辨漢儒傳注之得失一洗宋末反覆虛演文妖經賊之弊俾經術理學舉業合一以便志道之士嘗漢唐宋科目所能睨其萬一士之學於今日者豈非幸歟惜乎實與有制而學校法未意故其所教所學不過隨其教官之所知所能故猶不免於前日之涉獵剽竊而無沉潛自得之實所試經義固守反覆虛演之舊格而試官不能推本設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嗚呼自孔子作經已以讀書為教儻以見小欲速務外為人之心

讀之此乃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可不屢省而深戒之哉竊謂方今惟宜以子朱白鹿洞學規正其宏綱以所訂程董學校有其節目又以輔氏所稡讀書法六條確守而不遺其一焉則庶乎學校有造士之實有以上稱賚興之制志道之士無擇乎學院而皆可以爲藏修游息之所矣余既爲書其興修之歲月因叙古今學校之得失乃以朱子讀書之法爲學者勸牟公名某字某蜀人爲邑多善政許公名某字某番陽人是年十一月甲子鄱程端禮記

三一堂記

咸平李侯希仁以三一名堂蓋有取於漢馬季良忠經之言也客有問於余曰經謂一者何曰一者心純乎理而不雜不息之名一其心斯忠矣曰謂一於其身一於家其一於其國三一爲忠之始中終者何曰猶大學言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其身也曰謂身一家一國一者何曰猶言身修家齊國治也曰謂百祿

至六情和萬人理者何曰此言三一之效身一而意誠心正身修則動罔不吉而百祿至家一而孝弟慈則者親而六情和國一而興仁讓則萬人理也曰三一之有合於大學者然矣忠之所爲一而能一其三者何曰孔子曰吾道一矣賢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則忠即一而貫即恕也夫既事事物物皆比之一貫雖謂之一萬可也經言三一者亦特舉其切近而大者言之耳曰一有天地以來人學者之分者何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天之曰於穆不已聖人之一曰純亦不已天與聖人自然而一者也學者之一則有待於敬主一無適而後能一之者也曰然則學者可至於聖人乎曰可周子曰聖可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程子曰其一要只在慎獨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此希聖之功也曰經又引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何曰此上古聖人神道統相傳之要指人心危而

難安道心微而難著精神以察之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純乎義理之正則動靜云爲無過不及而信能執中也其曰執中者明隨時取中之所以得一也其不曰執一者懼其或流於子莫無權之執而非一也曰一之爲德可得而詳言之乎曰一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也始終無間者也該括萬物者也通古今達上下萬物之原萬事之幹也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遺也魯鄒聖賢濂洛閩湘先儒之贊之者明且盡矣奚俟余之荒陋令李侯扁三一以自警能終始惟一二日新爲則德業之崇廣也孰禦曰願記吾子所述者於堂之壁曰諾至正四年閏二月壬午甬東程端禮記

鉛山州修學記

元四年六月辛卯暴雨三日夜水大至民居下者及簷學地高猶半壁屋歲久朽蠹前後修者徒事外飾故壞十六七知州奉議李侯顧瞻咨嗟即捐俸爲倡州學暨

宗文書院諸生欣然協助得緡錢若干益以學廩鳩工市材書樓講堂廡齋舍儀門蓋瓦易木築墻甃道從祀鄉賢奉祠嚴整貢士費君剛獨中新櫺星門內外完美朝散王侯繼之益以興學爲務州長瑚緷承務通守布達錫哩承務張侯承務判官瑪岱從仕贊助之始是年七月壬子至六年十月乙未畢工端禮倚席茲學日以朱子讀書法嚴督諸生以求實效侯即歲首遍勸鄉社令秀士入學朔望親爲講試咸知自奮方議修學水適壞因致力遂成州之士咸曰弗紀侯績來者罔勸而厲筆於余竊謂鉛山乃朱子與諸賢講道之地其記學之碑有曰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矣盡矣抑又謂讀書雖爲所學之事之一亦惟讀書有自得之實則所學事事有得矣李侯名榮祖字茂先廣平肥鄉人王侯名元綱字彥章霸州文安人又以學廩少不給經費究弊所由如遵通制學令田廣租輕者必

使後額革豪戶之撲佃者令親種小民以租之入彼者納此至有增復三四倍者西鄰徐氏侵入學宮墻内占佃并亭廚基架民屋者照經理官籍令其拆除歸地於學以復永平志書之舊從其撥田二十畝有奇入學歲收米十石抵租地錢取宗文佃占魚湖公留養士禁佃以絶後弊聚官書數千卷擇其要者黜抹句讀以惠學者以田地山池錢穀所復之數及量租入爲經費制留師生廩膳以革所養非所教之弊悉刻石垂遠他皆類此云

秦疆縣學修飾兩廡及從祀先賢像記

孔子廟遍天下其制度沿革多不同皆所以尊崇聖人而闡明其道然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同歸於學則一而矣已是故殿庭廡門有常度容貌佩服者常儀尊罍簠簋有常數師弟子有常員祭祀有常禮苟奉天子之命司牧民之寄者必有志於其間也冀州秦疆縣舊有孔子廟學在東城之偏自宗歷金壯麗宏敞而兩

廡不修從祀頗缺至正十二年某官丹珠爾策爲縣達嚕噶齊下車謁廟既然以興學爲先務即倡出俸錢若干好事者競發私幣以相之鳩工度材葺兩廡及旁舍之圮壞者裝塑歷代先儒百六人像冠冕履爲丹青炳煥端拱列坐儼如生存然後及孔子廟內外完好不失典則有以大啓士民尊敬之心深知監縣承宣朝廷文德之意翕然能事於學而不能自已也教諭龐君元德之述其事以來請記夫宰百里而以禮樂爲治聖人固善載之下哉今棗彊大夫能作新學校以先官政其事雖畧而聖人之道實係乎此其功豈小補哉龐君曰與諸生弦歌講習儀刑親炙以達聲教以淑人心以無忘縣大夫之德其志有足尚者故爲書而記之然竊又有說焉聖賢遠矣獨與言與道存焉爾學者誦其言求其道必當究其心而泥於跡雖學爲無取也後之君子亦有省於是也夫至正十四年十二月

記

三瑞圖記

寧海縣達嚕噶齋瑞齋公涖政之二年當至順三年戊申邑東老子宮鐵棱木閱二百餘年父老相傳此木作花則歲豐夏五月有花煜然邑果有年六月邑北浮溪之陽粟秀兩岐八月邑南龍山之麓靈芝九莖生焉惟茲三瑞昭不可誣謹按宋政和間番易忠宣洪公主簿茲邑實德及民池有雙蓮木有連理而子适適產焉後以異科躋宰輔邑人以三瑞名其堂郡乘載之傳爲盛事距今二百二十餘年而三瑞復見於公宜邑之人士繪之丹青形之歌詠見之紀述而不能自已也邑人述公之政曰勸農興學也摧暴摘姦也治民無苛政橫斂也律已絶苞苴請謁也猛虎爲害雨暘愆期禱之而去且應也謂公之致祥者在此余謂是固得之矣而所以考引公得者猶未也洪範庶徵徵之庶草蕃廡卿士師尹庶民尊卑皆有徵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記者

謂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令以三瑞徵公長百里而瑞應皆在百里内則公之敬用五事成慎恐懼而慎其猶也必有以爲之本也公雖不自言而天固已知之矣凡其之見外於政事之善者雖皆此心之發若夫體信達順之實則在此而不在彼也余聞天人相與之際勢雖遠而應不虚使公日慎一日而侈心不生他日陞而爲守澳陽之麥潁州之禾不難致又陞而居夔理之任四靈可使在郊陬宫沼也惟在益慎以充之而已余既記公爲邑致祥之美又免其益慎以充之也於是乎記

鏡波亭記

道廣德至建平八十里盡荒田平隴無亭榭樓驛可爲遊偃眺矚之所以其民朴陋儉嗇力耕蠶勤工作不識爲浮靡事有雍土之風道路過者每歎無所休其勞焉夫勞者民之所覬以逸者也而致民遊於逸者民牧之事此鏡波亭之所以作也王君起宗假令茲邑之二年

八月作亭於治所之南以臨桐溪越七日亭成於是跋涉於道者有所憩濟於溪而值風雨寒暑者有所避故咸樂斯亭之成焉君曰吾亦與客飲此以同其樂乎是時天秋霜落溪水鏡平扶桑出日微颸乍驚溶溶晶晶流光不停滉瀁蕩祉席注射榱甍如入廣寒坐瓊臺與列僊將迎也客醉而謳孤響飛流下激弱波上薄太清又如馭飄風凌清氣相羊九霄而聆天韶之鳴也公曰是宜名曰鏡波命客程端禮誌之曰政道二嚴也和也公之始至絕苞苴謹法度正經界均賦役而民之病者與與焉蘇矣吏之姦者厭厭焉阻矣非嚴以作其始乎教令既明綱紀既不布又作亭以休其勞而與邑之士民及四方賓客飲酒言議以通上下之情而訊其得失非和以濟其終乎嚴和相濟非政之道乎自昔善政少而苛政多庸無以示繼者乎遂刻石於亭左

重修靈茲廟記

至正元年冬十月庚申重修靈茲廟成廟史述鄞人心

意以事狀來曰國朝歲漕米三百萬石給京畿千艘龍驤鯨波萬里颶風或作視天若畝虢神求授應捷抱鼓靈光一燭易危爲安捨我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其將誰賴故歲時天子遣使致祭禮秩與岳鎮海瀆等屢加封號寵賜廟額廟宇損壞官爲修葺凡神之所以護國與國之所以報神可謂至矣惟是廟在鄞之東角者歲久弗葺門堂室寢木朽瓦摧像設漫漶甚非所以揭虔妥靈也慶元紹興海運千戶所朱侯奉直蒞事謁廟顧瞻咨嗟念官無儲錢首捐奉爲倡同僚暨市舶官吏欣助漕户協力鳩工市材剔蠹易堅瓦丹艧内外一新侯日程督無敢苟且雖修實建興工於至元五年夏六月越三寒暑而畢鄞之耆舊咸曰弗紀侯績來者罔勸使來請記余謂易言大川之占凡十三他占未嘗若茲之賁辭也豈不以險莫大於涉川聖人因蓍卦之神明以先民用蓋欲其視占之利否以爲進止也夫大川之險不過言江河而已是猶未以大海之險言

也他事可視占以為進止歲漕不可以進止言也故前代無敢絶大海而漕者禹貢可考也當時帝都在冀東西南三面距河諸州貢賦以達河為至其曰夾石碣石者以北境之水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入河口耳其曰沿于江海者是時江淮未通故必沿江海入淮泗乃能達河耳未嘗海漕也其後漢唐漕河淮三河以給關中風波之惡底柱之危十失七八水陸轉卸日力有限史載其十鍾致石用石運斗其艱且阻可勝言哉欽惟國朝都燕聖謨獨斷創為海漕萬斛之舟祥颸送帆瞬息千里不浹旬而畢至京畿非惟前代不能致今日之大利亦未聞有明神能於大險中顯效靈績助成大順若今日之昭昭也於戲茲謂之非天不可也昔越裳氏以海不揚波知中國有聖人其言益信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既曰自天祐之則其利涉之吉果有不占而孚者矣故余因紀其修廟歲月并考今昔漕運之異而識其畧如此云

重建寶梵教寺三門記

至正元年十二月己卯寶梵教寺三門成住山居朗師以縣學教諭葉君桐事狀來曰明郡之象山寶梵寺去縣東北一百三十步創於宋建隆門為東禪院治平中更今額歷四百餘年矣惟昔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教法大行於兩浙南城延慶實為祖廷故明之諸邑近郊丈室地習其教者多博辨秀異之徒若居朗師者是也師主茲山踰一紀居一日必葺木石磚瓦歲積月累邑宰穆公承務里儒學録史公德暉首為之助士民之施財輸力者響應三門遂成翬飛宏麗壯觀茲邑師又出衣資倡率耆舊復岸廢田百畝新修輪藏居養既裕教法日興師之功也來請記余屢辭而請益勤余謂吾儒之主學校者重以有司飭勵爵秩敘勸食焉而怠其事棟宇頽圮教養日弛者十常八九聞師之風亦可少愧矣余前二十年見師講習於延慶前堂晝夜勤若累年不出胥部聳異目光射人固已奇之知其他

日之能有為也嗚呼世之人才為佛老氏得者多矣宜其教之興也余既為書其事且書所歎以警吾徒焉至

三年三月日鄞程端禮書

元興天僖慈恩教寺記

世祖皇帝以神武一區宇治功底定期與休息国民俗嚮善求福咸歸佛氏以慈恩教法未行南方選僧任教師者三十人布江南諸路擇名山開講至元二十五年召見賜衣敦遣佛光大師德公來至天僖三十一年成宗皇帝寵錫師號有司復慮恒產之不贍爰益以旌忠慶寺之田入之皇上即位之元年賜寺令額初吳主感舍利金像之異迎僧會立塔建寺歷代崇奉有加迨佛光師欽承明詔發揮素蘊開筵集徒大闡教法慈恩宗旨口傳心悟各有所就幾四十年自朝至夕寒暑不輟清修苦行彌久益虔飲食起居咸中禮節始至頹垣壞宇穿漏將仆又能鉢積餘財撤而新之千楹百堵宏敞倍昔金碧輝飛內外如一百爾所資悉皆完美較其功

德為江南諸師冠即世四年宗丈嗣教一道遺矩可傳永永其嗣某迹其事來請記余以為佛氏日興以盛雖其為法善誘其亦任事得其人也吾儒學校之教有司勉勵敦勸亦云至矣近世職教者或望月與諸生一再會演說觧語則為盡職諸生經行皆所不問師生至未相識已代去能奮然以師道自任蓋寡豈世之曰師云者為彼得而此失之歟抑此之擇師之道未至以致然歟余為記其事因書其所感者云

著存庵田記

桐汭子有王君謂程端禮曰余夫婦之藏得卜於鎮山之陽王村之原吾子既名其屋曰著存之庵俾某知致其愛慤幸矣余承先祖父之遺戶有民田若干畝官之二稅田營田若干畝惟是官田磽瘠易旱易澇所入絶少而輸賦重甚每歲必以民田之入助輸官田之賦僅免民戶隳突捶楚之害念異日子孫貧富之不常民田易售而官田難除害將無窮乘今日之苟完預以某處

民田若干畝撥入著存庵為戶俾子孫貧不得賣永為
官田輸賦之助餘以供祀事歲使子一人掌之周乃復
外以某處民田若干畝贍守墳之人及焚修之用懼其
久而偷也吾子為我識之余謂父之於子既生成之而
全付其家又審其利害而預為之備所以遺之者其心無
窮也子之於父宜思承家之責至重繼志述事於無窮
也往往苟目前以自拔其蔕生養之本害及其身
而不恤者何哉蓋以忘其身為父母之遺體也倘知致
愛致慤而著存不忘乎心則知身父母而心父母矣況
若茲田之遺以避切近之害者乎凡當繼述者將無不
力不死其父母在推著存之義而已矣子有曰唯唯因
書以為記

碑

監抽慶元市舶右丞資德約穌穆爾公去思碑

至正三年冬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約穌
穆爾公監抽慶元市舶既去郡耆老述舶戶王良臣之

言田良臣等為舶戶有年監抽官之庶明革弊未見如公者實德在人弗能忘願有所紀刻之貞石以式來者謹按國朝因唐宋於慶元泉廣建市舶司設提舉官酌古今之宜頒舶法二十有二條抽分省官親臨具有定制惟是年近或委他官選擇未精法外生弊舶戶病之洪惟今上龍御內外任官惟賢惟才大綱小紀惟監成憲重熙累洽太平之功格于皇天迺二年十一月預以蕃舶回帆申命行省而我公實來惟公自員外禮部陞即中紆歷內臺侍郎禮部刑部侍御西臺郎中中書左司尚書刑部兵部侍講集賢宣慰湖南監江浙江淮財賦侍讀集賢廉使淮西治書南臺參政湖廣留守上都大議成大功何可勝舉今監抽一事未足贊公才美然使行宣政二十遷而右丞江浙其於國家剸繁治劇決以玉雪之操金石之節久孚朝野正色率下不令而從事無大小莫之敢欺此則非公不能也公自下車宣諭

密無罅可乘宿弊盡革至若變賣價直矜閔孤嫠尤所盡心行之得實選委拘鈐巡邏得僉帥朝請鄂勒哲依公治中在朝列公素著廉節協心賛助畢事之夕乘傳即行宜舶户之額手忻忭頌德而不忘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惟舶人通道九夷憑國威靈必戒生事中國所寶必截其出是曰禁非征商薄入曰與曰取是曰正辭理財之義既詳諸法以義為利可為盡善自非大人君子克畏四知目眩珍貨鮮不動心矧其遠涉鯨波往以歲計疫冦不虞捐生易利期償稱貸何忍法外擴摭而取之乎故任法任人兼在所重宜簡上心也昔唐蕃舶至廣有下淀之税有閲貨之宴犀珠磊落賂及僮僕後以孔戣之廉自右丞出鎮一切革之韓子紀其事今公亦以右丞來革慶元之弊豈偶然哉惜余筆力之不稱也既為書之且為頌詩三章俾舶人歌之以相舉棹云頌曰元德配天奄有所覆不寶遠物民康是富聖子神孫克類克承太平之功昭格天明昭格天明

篤生賢才永肩一心邦基是培天子之仁矜我實人理財之義相臣克勤相臣克勤為德為民沃啓作霖亟秉國鈞海不揚波越裳入貢天子萬年郊藪麟鳳

慶元路總管沙木思迪音公去思碑

皇元統御萬方薄海内外悉為郡縣郡有守守職視列侯任至重也明為浙東大郡其陽大海遠通方物吏商賈遷風帆浪舶萬里畢集事視他郡尤劇守是土者必躬率以廉為治持大體寬嚴適中乃稱任至順三年沙木思迪音公以吏部侍郎來守茲郡政成尋去郡父老狀公遺愛來求余記曰公飲永食蘗始終一致犀珠磊落不以動心待人寬不能令其喜怒隱惡揚善俾自遷改政先有司不急細務由是化行民安如春雨膏物而無其跡公之惠我其畧以是若夫發奸摘伏問鳥攫肉非公所務也二州四縣之長貳暨郡有司莫不用命渠陂修築田無荒蕪生聚蕃庶盜盜帖息訟諜退縮學校興舉異時富賦舶貨江浙省分遣屬官監賦事侵牟百

出公用丞相命一再監之為設方畧會計悉當每歲漕運米物十數萬斛筧倉庾者或與漕戶不相謀紛然生事公出之如所納咸服其便去年夏少旱今秋淫雨公禱之皆應此又公之餘事耳田里日夕德公噫公今去矣敢忘乎哉顧有紀余謂公為治弗自用以取名聲何乃得民心深有如此者昔漢太守羊續劉寬治南陽以廉以寬得民公豈非近之耶余既紀其事併為之詩俾民歌之以永其思詩曰揭揭我公始來自京有猷御事以綏則寧維茲伊何自德出之廉慎初終寬弗至隳雨風其時桑穀茂暢氓是有言茲公之慶五馬高蓋莅我溝塍以教以戒穆穆有經我喜斁歌歸相告語毋顛倒爛漫以憂召父維公之賢維人俱依維馬弗可縶奈何乎歸公而歸矣予曷弗思思而弗置我歌我詩

慶元紹興等處海運千戶朱奉直去思碑

奉直大夫朱公彥文以至元二年十一月為慶元紹興等處海運千戶公剛毅有材畧凡職業急所先務不憚

艱險利害興除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初皇慶二年冬十月省部奏准溫台慶元每石脚價錢一十一兩五錢浙西紹興每石一十一兩蓋視道遠近為差也遵行已久莫之敢易至元三年四年浙東歲歉無糧撥溫台慶運戶駕空船往浙西劉家港安泊聽運既增遠數千里風逆則逾月不能至經涉沙潭嶼島之險修補船器工食之用費倍常運行省謂以空船至浙西為易事止依浙西腳價減除每石五錢運戶至有鬻家產不足供以費者楊義等陳訴有司不為准理哀苦莫伸公為申請於漕運都府即令馳驛赴中書省稟告公敷陳詳明宰相韙之送部下架閣庫照原定腳價全文明白咨行省下都府自此溫台慶元運戶之撥製浙西糧者得復奏准定例支給運戶之困得紓公之力也今公既去人之思公不能忘使來請記余謂京畿萬戶輻輳食用衆大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所以控引東南漕運以給經費事至重也漢唐運於三河涉底柱之危險阻萬端十

失七八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艱又官造運船欲其艱固倍給其直以裴耀卿劉晏之智非不知其勞費蓋以事有終不可已焉耳洪惟國朝天祐神助聖謀睿斷創為海運以數百萬之粟不旬浹而畢達京畿功力之易視漢唐何啻相萬豈在減此已定脚價毫末之費哉不有我公之仁能以下情上達豈不為三路運戶無窮之害是宜刻石以紀公名額森布哈保定武遂人祖以碩學粹行教授鄉里兩徵不起父以茂異舉歷清要公以膳珍司克坍穆爾齊入仕積官至前職敦尚禮法以賞延合得官讓其弟宗顏其宦學蓋有得於家傳者如此公在職興靈慈廟余已有記茲不書

慶元路推官胡公去思碑

至元三年夏胡公代且行教諭屠遠以事告來曰孔子謂古之學者為已張氏以為已者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吾黨之士藏修閒暇兢兢焉以是自省至其臨事猶或失之竊觀胡公職刑獄之繁劇其處已接物乃能

嚴利義之辨整暇詳密心跡始終三年一致茲豈有所
為而然者庶幾乎為己之學矣人之稱其孝稱其廉稱
其治獄之平允遠爾上下無間然也而鄞士之覩德尤
詳弗能忘願有所紀以為士之學古入官者勸公名潤
祖字敬先廣平之永年人也奉母來鄞量俸入以為養
雖味之羞珍而婉容愉色曲盡其歡自奉至薄人所不
堪公退即杜門教子士非雅飭不交吏非謹厚不用苞
苴私謁無路可通猶自視歉然日慎一日初公之來當
積弊之極繫囚滿獄至淹十年或三四年公朝夕審録
不憚寒暑其所平反不可殫紀洗冤澤物之心甚於飢
渴死獄必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已其或尋私變易是非
至興誣謗終弗為奪亦未矜為己能也既代無以為歸
公性行介潔早年由吏省部入仕以不能媚權貴恬於
序遷前長永嘉郡幕亦以廉慎守法有聲余謂公之心
知求事理之所以然所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而已豈
他所能為哉昔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雖齊魯諸儒質

行者皆自以為不能及如公豈多得哉今鄞士之去思亦曰有孚惠心自有所不能已焉爾故余不敢以不文讓而紀其事且系以詩曰聖門之學曰惟為己其己伊何此心此理理為心主其善無比利善之間毫釐非是明善誠身斯己為是千譽為善雖善亦利是曰為人非己之謂侃侃胡公制行端粹親老而仕悅在養志其母日問平反令幾事待公理不數伯始清畏人知家法嚴此學古入官令見斯士遺德在鄞刻示無止

欽定四庫全書

畏齋集卷六

元　程端禮　撰

跋

跋泰山圖

古人皆有讀書之地唯泰山安定徂徠三人見於圖畫者豈非以德與其功哉三人學行聞天下宋自三人者出天學者始知有師春秋泪於傳注久矣自三人闢其曲說學春秋者始知有經宜其名與泰山相高而宗仰

之無已也嗚呼盛哉

跋陳象賢竹素園

古今藏書者多矣金匱石室朝廷之藏也壁經冢紀季世之藏也牙籤玉軸富貴之藏也朝廷之藏與國久近季世之藏與時盛衰富貴之藏徒為珍玩若歐陽子之萬卷子朱子擬之則士大夫之藏也夫窮鄉晚學無書可讀無師可質見聞褊狹識趣汚下雖良才不能有成故書不可以不藏藏不可以不博藏之博讀之博又自博而約諸己斯可以弗畔己所貴乎士大夫藏者良以此也然而士大夫之藏常病其力無以聚之力能聚之又常病其傳之不久其身僅讀而其子若孫懵不識所以至為鼪鼠之穴窻壁甕缶覆盖之需者衆矣余原其故身既享稽古之力位為公卿名滿天下榮其生者過盛則昭其後者無聞是皆天運乘除代謝之理雖君子或弗能免況其所為獲罪于天者哉陳君仲模亦為藏書之室其子象賢獨能守而讀之不負其所藏盖仲模之

生隱德弗耀其蘊諸已者厚而施諸世者薄宜其傳之未艾也象賢勉乎哉吾知天意之有在也

說

蘭谷說

蘭臭香見易繫辭傳春秋內傳其久固可佩見禮離騷其生隱谷見孔子琴操序自山續斷竊蘭以惑世也世之識蘭者絶少黃魯直且不免況餘子乎子朱子授本草注騷曰蘭與澤蘭相似水生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緑葉光澤尖長有岐陰小紫華紅白色而香是則可佩與離騷合按水出通川為谷今謂生水傍是蘭生隱谷以蘭谷名齋其志于自修可知已嗟夫六經自程子朱子出一祛漢儒傳注之惑士之自修者始識至善之所在是山續斷不足以惑而人識蘭也士之為善於已所獨知之地是蘭之在谷不為無人而不芳也士之獨善必可以兼善是蘭佩焉而不芳者無有也士知為善而

已用不用不知也蘭知在谷而已佩不佩不知也蘭谷之說不既盡矣乎景元徵辭於余請以是輔其志

儒吏說

儒為學者之稱吏則仕之名也名二而道一也儒其體吏其用也學古入官古之制也皐夔稷契伊傅周名無儒吏之名而無非儒吏之實周官九兩始曰儒曰吏亦因其得民以道與治而言之耳自李斯嚴是古非今之禁一以吏為師儒吏雖分而道法裂蕭曹以秦吏相漢至趙張而文法弊極矣漢非不知用儒以救之也有一董仲舒不能用所用者不過章句儒嗚呼章句儒與文法吏其弊等耳況寬儒也能以儒術飾吏事當時稱之飾之為言不過以儒術為吏事之文飾而已若曰飾之而已雖以湯之深文舞法已能鄉上意取博士弟子補廷尉吏傳大義決大獄矣奚俟於寬哉其後薛貢韋匡之迭相終無以收儒吏之實效可勝嘆哉天開文運聖朝自許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光輔世祖皇帝天下學

者始知讀朱子所釋之經知有真儒實學之所在然則士生今日者可不自知其幸歟誠能讀其書而真修實踐焉以儒術而行吏事於從政乎何有若於此猶或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無自得之實一旦見察牘之嚴密其能不疑為政之道在彼而不在此者幾希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然則儒吏果二道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泰山張孟周以儒生推擇為路吏余謂路吏古諸侯之士也豈輕也哉作儒吏説以贈之

順遷説一首遺童生

番陽童氏子克已父令其舍刀筆而為儒學于江東精舍知自奮勵呻吟簡編夙夜勤苦比年素食身體且病問之則曰曩嘗以身三年茹素盟于佛以禱母病今母病愈茹素未三年弗敢渝也余曰人之所以靈于物者以其能推也釋推之為義者曰順遷也今爾母病而禱是孝于以動心也茹素三年是口之于味不能動而忍性也盟佛而不敢渝是畏神明而戒慎恐懼也皆其良

心之所發不謂之善不可也今學于儒而猶守是烏則未盡善也爾其資飲食以裨勤苦力所學以慰父心雖曰渝佛盟而實順遷其所謂動心忍性戒慎恐懼者耳曰順遷奈何曰順其母病而禱之心而遷以孝其親凡立身楊名以顯父母者無不為也順其茹素三年而遷以敬其身凡從欲以傷父母遺體者為終身之戒也順其盟佛而不敢渝之心遷而為暗室之不欺明理之即天獲罪之無禱福善禍淫非夷鬼之得司也非使之渝佛盟而渝其所謂動心忍性戒慎恐懼也順而遷之以至于盡云爾爾其勉之曰唯余既喜其志見今世咸知夷鬼是畏而知畏聖言以事天者少也故并書其說以遺之

王元實字說

會稽王元實名華祖字元實求余發其義以自勗昔年見元實受學余友黃君彥實亟稱元實讀書敏下筆霈然宜其所得已深顧余何言元實請不已告之曰士之

為學惟實是務而已華實之效實斯華矣華非所致力也何謂實是務古之教者小學曰恒視毋誑曰請肆簡諒曰敦行孝弟實若易然也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實又有未易言者蓋求理一之理而實之易也求分殊之理而實之難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於是有存養省察之功一言一行純乎天理念念相續勉勉循循自日月至焉以至三月不違賢希聖聖希天而后為極致也使有一毫人欲間之則不誠無物矣烏能實何謂華非所致力一之實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也得善服膺勿失孔門獨稱好學顏子之實而華也與太極合德萬世受罔極之恩孔子之實而華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剛健篤實而輝光也故曰華非所致力也昔司馬君實天資粹美學生乎誠程子語之以窮理而不能用邵子以腳踏實地九分人許之教門人劉器之俾自不妄語始器之力行七年而始成二公勳烈名節照映史册可傳可法此皆元實所

熟聞者第書以塞請云爾余謂塞請而俾於致力雖贅且瀆無傷也

箴

杜氏知能來請字余以叔良字之而為之箴

惟人之生形性陰陽仁義之心曰惟其良其良伊何善之本然曰知曰能一出於天始自孩提已知受親長知敬兄義因乎仁良知良能孟氏發之謂不學慮而能而知擴而充之萬善可行火然泉達天之所命去為庶民存則君子所謂大人以不失此衆人魚魚亂無是心放不知求乃獸乃禽此心未發敬以存之迨其發也敬以察之必由勉行以至安行勉勉行行聖賢是程杜氏叔良知能其名我作茲箴以勗其成

畏箴

恐懼修省嚴恭寅畏夙興夜寐克己復禮罔不惟畏弗畏又畏莫見乎隱十目所視莫顯乎微十手所指毋貳爾心上帝臨汝

銘

守拙齋銘

憲使高公以守拙名齋節程端禮為之銘曰知及仁守聖訓昭垂守拙歸田陶氏之辭拙非成德守奚取斯世降而偷巧僞日滋子當死孝求生乃虧臣當死忠求生乃嗾機變無恥皆巧之為龍逢比干申生伯奇節以拙完巧者所唾巧令木訥鮮近在茲為德為賊燕越其馳惟巧似智與知遠而惟拙非仁成仁所資拙如窳愚聖猶取之顯允高公為特羽儀南服持憲大邦秉麾迺以守拙扁室之私實德流芳本是以推淋離墨妙百世是貽有泚愧人視此銘詩

存心堂銘

天心孔仁篤生我人全付天心俾主人身方寸之中萬理畢備體全用大實參天地氣機呼乘危動難安一刻弗存思失其官雖視雖聽弗見弗聞役于耳目私慾糾紛秦越肥瘠藩籬爾汝嗚呼不仁如病痿痺心學之傳

惟曰存存其存之方曰敬入門細徵雜亂于察其放虛閑靜一于以致養天不在天於于中居凡此百體孰敢侮予審陽高君世儒其醫存心名堂是警是治宜其所濟仁穀四馳我輔其志揭此銘詩

求放心齋銘

寧夏神保生治書室於宅度之內題其額曰求放心余為之銘曰馬縱而逸鷹縱而飛不逸不飛維紲與羈人心易縱提甚鷹馬何以制之操而勿捨操之要念茲敬茲酬酢萬變聖賢我師明窓之下風日清晏圖書几研頃刻無間是故學者必求放心孟氏有訓最哉德陸

寸草心堂銘

里人齊元幼孤事母以孝稱名其堂曰寸草心余為之銘曰惟人之生得天地心守之以信發之以仁惟仁之施自孝親始克舜克尧光于四海胡彼寸草其生則同洋洋春榮偉哉化工我身如草親恩如天報天之恩何有既焉非天曷生非親曷保豈人有心不如寸草嘻伯

善父奉親肯堂徵名孟詩余銘不忘

懶懶齋銘為雍胡君賢作

富貴利達舉世畢趨蟻慕蠅赴馬瘠僕痛於茲退牲懶者誰歟可求有益執鞭為已惟不可求曲肱隱几曰惟懶懶呵以存存大閑不踰棲遲衡門

苦齋銘

余與汪務能讀書建德學舍以朱子小人惟思甜者君子惟思苦者之語書于壁以自警務能臨別請歸以苦名其讀書之齋而余為之銘以發其義銘曰嗟世之人匪甜無慕匪苦無惡君子反是豈曰異趣苦外無甜孰謂之苦其甜實苦甜將焉取苓甘如薺義陳于詩苓名大苦醫師所知豈惟在口耳目四肢誘我皆甜其機甚危克復之功在審于斯茉根是甘百事可為我豹我樂不我淫移嗜飴如兒近憂勿思名壞行隳時去志違枯落徒悲小人之歸高苦于行千金在箱農苦于耕秋穀乃登士苦于學拂亂困橫動心忍性不能乃能仁熟義

精學道大成汪氏子增齋以苦名我輔其志用揭茲銘

存存齋銘為雲中趙去疾作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與其全知禮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性靜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靜皆定無間無雜始曰存存虛閑靜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強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行狀

故中奉大夫淛東道宣慰都元帥禹公行狀

萬戶府烏哲勒圖公行狀

魯祖濟圖爾管領河南等路軍民扎齊特達嚕噶齊祖莽賚布哈懷遠大將軍益都路萬戶府達嚕噶齊父扎呼忒昭武大將軍蘄縣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公諱烏哲勒圖都伯特氏世居燕山魯祖濟圖爾平回回河西金源從祖阿蘭摩揆獲李坦父扎呼忒討黃花楊震龍

等叛亂功業益著公幼孤自知讀書稍識禮節暇日習弓馬不樂嬉戲如老成人比長稍涉獵經史博通武經將傳百氏之學時宗子卒無後宗族僉曰宗子死無後若當承澤盍益年圖之公正色曰欺可乎延祐庚申欽受符命授懷遠大將軍蘄縣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涖政之初諮訪舊弊號令有條備防有法人無攘奪郡邑安集軍民悅服奉檄鎮海口有功天子賜以金織文對衣二襲越六年加定遠巳巳嶽泰翼萬戶田特格子安圖與其兄珙爭襲安圖匿其符命有司不能直者十有五年省檄公覈其事公燭其奸狀詰之曰汝均庶子也襲當以長欲誣以嫡而奪之可乎遂輸服而出符命人咸服公若神明爲初倭寇來鄞防禦之官控御無度且啟肆慝焚屋廬剽玉帛民甚患之公鎮遏嚴師控制貿易持平表之以廉介懷之以恩威乃俛首讋服恭效貢輸之禮嘗中夜倭奴四十餘人擐甲操兵乘汐入港公亟訊之得變狀徵所賂上官金還之倭旋及昌國北界擄

高貲十有四掠民財百三十家渡其子女拘能舟者後之餘氓犇竄公亟駕巨艦追之進其酋長諭之曰暴不虐用吾命幸寬貸之稍乖違則汝無遺類矣皆股栗戰恐願盡還所掠以贖罪公從之遂招徠其民給衣食使之保聚皆兩舉手環公拜且泣曰吾父母也其州牧徐敬率民立祠銘其德于石歲嘗旱疫民不聊生公禱雨輒應時達官有掠賈其男女以歸者公要於路讓之曰爾嘗聞寄政令不修民罹菑害尚忍奴人之子女乎遂盡歸其父母至元戊寅詔旨許官屬侍親公投章歸養海寇竊發商賈不能懋遷明年還躬率精銳水陸並進浙江閩海之間擒獲甚衆潭州李志甫叛亂公統軍深入耀兵夾攻元惡授首俘脅從之民納戈甲復業者衆行軍所過秋毫無犯雖暴風疾雨卒徒莫敢避至元庚辰丁內艱是年冬十一月奉柩合葬于輿和之宣平野依嶺之原時海寇復乘隙猖獗粮艘多被殺閒有

脫歸者言賊聞小萬戶來歸莫不相顧失色禱諸神願無與遇常覘公出處為之聚散也主漕萬戶赫爾蘓嘉議聞之驚歎不已遂狀申于省部公還具舟楫利兵戈整部伍戒嚴海上遇渠魁周麻千等于韭山之南大縱追逐親飼艫卒飯使破浪疾進幾至舟覆身溺者屢直抵流求國界及之遂全獲初浮筏下令曰凡脅從者歸吾筏歸者若干皆釋其罪凡所有金珠楮幣之物戒之曰此不利之貨勿取之悉沉于海至正癸未上遣賜上尊旨酒金龍紫殷以旌異之定海連諸蕃夷商越賈颿檣湊集為要害之地分鎮行營無次止之所公為度地僦工剏置大府譙樓營舍凡二千餘楹于是鎮治有所保障有蔽粟有高積兵有深藏士卒吏屬各有寧宇其規模可謂宏遠矣臺憲省府交章薦之于朝至正甲申拜淛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加中大夫兼前職臨政三月民瘼盡察百廢具舉善政畢行有若役法不能定者均之官債無以償者蠲之吏胥卒徒之濫和買和雇之害皆

懲革之行鄉飲以軌禮讓之風興水利以重民食之本
朔望親臨學校勉勵獎勸事無大小罔不治七郡僚屬
畏威懷德敷政苛刑不禁而止風俗為之丕變公事親
至孝躬扶綵輿遊戲于庭似欲親之喜疾則嘗藥膝行以
進殯則肩輿擗踴以前少時嘗夜讀書婢入白事輒叱
去娶必三十而勝妾卒不納平居未始言無益事非談
兵則論道飲酒未嘗至醉夜必三起以勞筋骨日或靜
坐以銷念慮律令既嚴賞罰必信古今陳法訓練便捷
士卒整肅而有餘勇少壯者教以百工之藝凡革木金
鐵器械自裁制度極于利以裕財力每出入從者十餘
人凡竹頭木屑敝屨荆棘之類必使荷以歸各適用無
遺棄其謀畧機權皆不在古名將下忽遘疾踰月疾
革乃撤藥物屏妻子沐浴更衣端坐瞑目而逝時猶聞
忠國之言至正四年七月二十日也年四十有六嗚呼
公將大有為以慰民望奈何天不憖遺士夫軍民巷哭悲
悼如喪父母扁邑樹碑以旌其功立祠以妥其靈或繪

像以祠者或陳祠立廟者非有德于民其何致多慕思若是耶公質氣剛正風儀峻潔德足以服人才足以幹事廉足以律已明足以燭姦是以貨財不能移其心志聲色不能悅其耳目有罪者雖親者弗釋有過者能必録恤罷弱則愛之如子弟疾姦宄則視之如仇讐旌麾所指童叟歡呼觀者如堵奪攘矯虔者風聞消阻是以樵安于山農安于野漁安于海商賈安于市其有功于民不可勝紀歷仕二十五年始終若一日其愛國愛民之德禦災捍患之功淪於人心故隨處樹碑以頌之有曰不艾而威不敵而武斂不易罟農安其畝倭弗來過海亦不波油油膴膴物阜俗和者有曰公匪徒武善禦善撫國有干城民有父母者又有曰威若嚴師愛若嚴父不虐困窮不畏強禦者雖古賢哲無是過也觀其操縱出處豈庸人所可識哉娶扎拉爾氏温州路達嚕噶齊必里克圖女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一人袞噶喇錫女一人達爾瑪錫哩適真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僧保子普賢努

惟公之功績節行世所共知顧夫碑記銘誄不可無徵
端禮居是邦知公顛末最詳謹録呼聞以俟秉擇萬一
程端禮謹狀

墓誌銘

元故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春公之長子好仁副使浙東宣尉一年德政
孚於七郡人頌其美則曰茲皆先人之教好仁兢兢弗
忘圖免於戾爲耳惟是墓碑未刻雖曰有待懼久而湮
以重不孝罔出公行實請銘于四明程端禮辭不獲命
謹序而銘之公諱璡字其姓郭氏世爲德州德平人自
高曾而上仕隱不同皆以躬行德義稱于鄉祖源當金
之季不仕以詩酒自娛考實性資剛毅寡家有法騎射
絶人當路薦于朝授懷仁鎮巡檢莅職未幾盜賊屏跡
未及遷職而卒妣賈氏公幼而穎異五六歲莊重如成
人讀書日記數百言至老手不釋卷窮理脩身動遵禮
法持家應門親族鄉黨情文隆殺悉有條理時當皇元混

一之初法制尚簡仕途方開凡進取者無不如意奔競成俗公獨恬然里居優游卒歲親友或勸以干祿公笑而答曰吾知為善而已祿可干乎公事親孝朋友非德不交若志同道合久而益敬其在鄉黨平心應物人有爭競必質於公析之以理無不釋然而退尤好施與家不甚豐而急於濟人病心饋藥貧必賑粟賴以全活者甚衆諸子長而仕進家庭燕語未嘗一日不以公忠清白為訓常曰朝廷設官分職養以重祿仕者本欲榮親若貪以敗官為辱已甚何榮之有吾平生所見多矣凡居官倚勢作威瘠人肥己雖累家資至鉅萬而覆敗不旋踵者皆是爾曹戒之諸子敬聽確守所至為政皆著名實歷歷可紀由公教之篤也至大四年三月某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葬德州德平東北盤城長甦鄉之源至順元年追贈奉議大夫工部郎中驍騎尉太原縣子至元六年加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娶李氏淑德懿範稱于族姻初封平原縣君進封太原郡君後公

十八年而卒子男三長好仁由中書省掾累遷中順天
夫浙東道宣慰副使次好義東平等處管民提舉次好
禮終於承事郎山東鹽運司高家港場使令女四適趙
某劉某梁某賈某皆士族孫男四繼善部譯史擇善奉
訓大夫宣政院判官惟善蒙古國學生餘幼孫女六長
適開封院主簿閔克禮次適樞密椽史王思道次適戶
部書偽李善餘在室嗚呼公讀書為明誠之學所謂為
善亦曰為其理之所當為而止耳非若世之利其報而
為之也利其報而為善則其心已不誠不誠人且不可
欺天可欺而責其報乎今公之子孫奕葉簪組駸駸三
槐五桂之盛忠孝廉公顯聞中外善繼公志茲曰不忘
而褒贈之典責之泉壤君子行義達道隱居求志道一
而非二用舍行藏曰有義命惟公道行諸身施於家以
及其鄉里自任既重宜終身之樂此肯干祿而枉已公
墓我銘昭示無止

元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倪君濟亨卒以至元二年八月甲申葬其派可明請銘
君諱天澤其先寬顯漢若水在唐有聞魯大父居正大
父文珦父敬之俱隱德不仕君卯歲侍父自慶元定海
之清泉徙居於路之子城西君天資清淑幼受父兄教
知自飭勵長益温恭重厚處善循理以孝弟稱人以急
難求爲者視義所宜奮然捐財力援之一不自惜重然
諾踐言不後時刻讀書有才略路府屢舉薦輒謝不就
曰吾慕仲長統卜居清曠以自娛爾仕非所急也北城
有竹墅高公遺址久蕪廢公竭已資得之因浚地築室
手植花竹靚深欝茂魚鳥翔泳如在林壑居成延高人
勝士講誦觴詠曰以爲常萬於教子家事不以經意清
溪江公宣慰浙東廉介不妄交聞君之賢爲書齋扁以
輔其志元統二年四月乙丑以疾卒於正寢卒之日其
兄哭之曰孰敢手足之受宗族鄉黨曰孰恤吾急士之
往来者曰孰與遊而久益敬生於至元十四年六月癸
酉年五十有八娶俞氏克以道相其夫内外無間言子

男七可朋可伯可輿可行可元可端可觀為兄溢
後女二幸憐孫男仁翁孫女順改迥保遺命葬勿遠父
墓得卜於鄞縣清道鄉清灣之原在父墓左一百一十
步可明可伯持家教撫幼弟能繼其志余辱君輿趙宜
銘銘曰濯清追凉釣遊鯉有志舉知墓公理去幹就或
異終始出者難工古皆是遵遥一世此其軌心迹不
違誰輿比

祭文

祭友仁孫先生文

乾剛坤柔五氣異性交合成物乃正性命氣有美惡有
清有濁呼以哲人不繼而作惟我孫子種厥粹清師教
不煩已見幼齡審事範藻出入馳騁六經百家畧見要
領年既志學學韓先呼一悟大道乃入鈎鉅其窮理也
先後有節熟玩潛思隨物精察辯如懸河索如捕盜如
衡之平如鑑之照其存養也敬以直內處色疾言不少形
外頭直氣肅手恭履屨造次必戒動靜弗違其克治也

改過不貳酒色貨利先絶言議乃克厥徽誠之於思視聽
言動惟禮是依其遊藝也禮樂書數天文地理文物制
度下逮詩騷韓歐所述醫卜小道亦入其室受敬二親
隨事先意婉容愉色柔聲下氣洞洞屬屬捧盈持玉疾
藥必躬過諫必熟居後母喪家貧父存勉往教授以給
清温旦昃枕席夜易苫塊潜服三年聞者驚愾友愛厥
弟怡怡而教有勞必分有拂弗較弟之庶母敬如已出
彼亦乞若乃睦一室處族必尊事長必敬待下必慈見
孤必矜友必以信切切而勉鄰必温恭無貴若賤業未
又竟志未及施胡不百年命止於斯順存正斃全受而
歸子之所安後生孰師智者過狂守者過狷矜文少質
任俠多變中行如子實我未見昔輿子交晚事師禮遽
為子棄有憤誰啓酌酒陳辭孰宠予懷天地茫茫予將
疇歸

祭外甥文

嗚呼為人父母孰不願男女之有家室昌熾盛大為百

世之傳哉子之賢良弱女是托謂宜偕老以成厥家何期蚤年相繼夭折前垂父母之望後缺子嗣之承豈子夫婦壽命之不長寔我骨肉分薄之所致生不得以遂其愛死不得以視其終顧予何人尚在斯世嗚呼宗罷河陽之役間關萬里此情何時而忘耶嗚呼嫒嫒吾不得而見女矣吾之期女也遠故視女如親不如女之望我也恒在于目前自今觀之女歸寧而送我之日是乃訣別終天之年嗚呼吾寔負女而又何言耶吾與女母俱老矣吾將去此而歸女而無知吾徒抱恨而已知有知也尚當見女于黄泉嗚呼哀哉尚饗